

明史彙

列傳第二十一

光祿大夫 經筵講官明史總裁戶部尚書加七級臣王鴻緒奉

敕編撰

陳修

滕毅 善

李仁 吳琳

趙好德

楊思義

勝德懋 費震

范敏

周禎

劉維謙 周禎

端復初

劉敏

李質

黎光

單安仁

朱守仁

薛祥

孫遠

劉崧

李叔正

任亨泰

門克新

唐鐸

沈潛

開濟

秦達

趙翥 趙俊

楊靖

嚴德珉

凌漢

陳修字伯昂上饒人從平浙東授理官援引律令悉本寬厚

盡改元季苛政擢兵部郎中遷濟南知府濟南屢經兵燹比
戶彫殘且多衛將練兵屯田其間修至調劑有方兵民相安
流亡復業帝嘉之洪武四年拜吏部尚書六部之設自洪武
元年鍾江滕毅首長吏部一切選除考課佐省臺裁定然法
制猶未盡一修乃偕侍郎李仁詳考舊典參以時宜按地劇
僻爲設官煩簡凡庶司黜陟及課功覈實之法皆精心籌畫
銓法秩然未幾卒官其後部制屢創令入覲官各舉所知定
內外封贈廕敘之典自浮山李信始天下朝正官各造事蹟
文冊圖書土地人民以進及立撥用吏員法自崑山余胤始
倣唐六典自五府六部都察院以下諸司設官分職之制編
集爲書曰諸司職掌定吏役考滿給繇法以爲司衛府縣首

領選監生能文章者兼除州縣官及學正教諭自泰興翟善始三年一朝考覈等第自沂水杜澤始此洪武時銓政大畧也六部初屬中書省權輕尚書侍郎仰承丞相意指教修及詹同吳琳趙好德輩居吏部稱賢然亦無大建豎至十三年中書省革部權乃專銓衡爲尤要顧帝用法嚴得久其位者寡熾以排宋訥誅善貶澤未數月罷惟信歷侍郎拜尚書幾二載卒於官云毅字仲弘太祖征吳以儒士見留徐達幕下尋除起居注世宗時楊訓文集古無道之君若桀紂秦始皇隋煬帝行事以進曰吾欲觀喪亂之由以爲炯戒耳毅與宋濂等日侍左右甚見寵遇長元年出爲湖廣按察使尋召還擢居吏部一月改江西行省參政卒官好德字彙彝汝陽人由

戶部尚書改官帝嘉其典銓平明嘗召與四輔官坐論治道於內殿命畫史圖像禁中終陝西參政初元末時汝穎兵起好德謂妻李曰元運將終東南當有真主欲往從之汝孕生男可名太平他日求我灑泣而別謁太祖金陵歷官有政績遂至六卿長其子長名毅事太祖成祖官亦至工部侍郎兼少詹事善字敬夫洪武中貢入太學授吏部文選司主事歷員外郎二十六年尚書詹徽侍郎傅友文誅命善署部事旋進侍郎署尚書事逾年實授尚書明於經術奏對合帝意帝曰善雖年少字量恢廓他人莫及也欲爲營第於泰輿以善不忍奪人自益而止欲除其家戌籍善曰戌卒宜增豈可以臣破例帝益以爲賢坐法當刑父爲陳乞降宣化知縣以終

信起家縣掾熈明經澤訓導皆用薦擢顯與修定銓法者李
仁唐縣人爲陳友諒招討使王師克武昌來歸以常遇春薦
代陶安知黃州府事由給事中擢侍郎修卒仁亦進尚書謫
青州政最擢戶部侍郎尋致仕吳琳黃崗人太祖下武昌求
荆楚名儒以詹同薦召爲國子助教與同並教胄子文采不
如同而經術過之吳元年除浙江按察司僉事復入爲起居
注命齋幣帛求書於四方洪武四年遷太常卿進兵部尚書
典京闕鄉試六年改吏部尚書又與同迭主部事踰年乞歸
帝嘗遣使察之使者潛至旁舍一農人坐小祝起拔稻苗布
田幾甚端謹使者前曰此有吳尚書者在否農人斂手對曰
琳是也使者以狀聞帝爲嘉歎

楊思義不詳其籍里太祖稱吳王授起居注初錢穀隸中書
省吳元年始設司農卿以思義爲之明年建元洪武設六部
改爲戶部尚書帝諭思義曰先王之世無不耕之民不蠶之
女自什一制漶技巧作而農桑廢一民負耒百家待食一女
種穡百夫待衣歎民不貧何可得也思義請令民間皆植桑
麻四年始徵其稅不種桑者輸絹不種麻者輸布如周官里
布法詔可帝念水旱不時緩急無所恃命思義令天下立預
備倉明年釋耕藉禮命思義損益前代儀節上之思義首邦
計獨以興農桑振災荒爲急雖本帝意而經畫詳密時稱其
知本計云調陝西行省參政卒於官自思義外滕德懋費震
范敏茹木素楊靖之屬頗有足稱者德懋宗思勉吳人元季

爲浙江行省掾參政朶耳只班討方國珍辟爲參謀渡海颶
風大作神色自若國珍降留撫台州台人德之太祖徵授中
書省掾從征陳友諒除知信州以才力不逮辭改建昌同知
陳氏故臣王浦守建昌不法德懋持之以正多所悛改遷知
潭州進湖廣行省左右司郎中召拜兵部尚書尋改戶部尚
書以事免官卒德懋才辨豪爽器量弘偉長於奏疏一時招
徠詔諭之文多出其手敏闡鄉人洪武八年舉秀才擢戶部
郎中十三年命署尚書事未幾卽授試尚書薦耆儒王本等
皆拜四輔官帝以徭役不均命編造黃冊敏議百一十戶爲
里丁多者十人爲里長鳩一里之事以供歲役十年一周餘
百戶爲十甲後遂仍其制不廢敏尋罷官震鄱陽人洪武初

以賢良徵爲吉水知州寬惠得民擢漢中知府歲凶盜起發倉粟十餘萬斛貸民俾秋成還倉盜聞皆來歸今占宅自爲保伍得數千家至秋大熟悉還前粟帝聞而嘉之後坐事被逮以有善政特釋爲寶鈔提舉十一年帝謂吏部曰朝廷懸爵祿以鼓舞天下士資格者爲常流設耳有才能而居下位者當不矣用之遂超拜震戶部侍郎其餘量材超擢者九十五人震尋進尚書奉命定丞相御史大夫以下歲祿之制刻石官署出爲湖廣布政使以老致仕太素靖皆別有傳洪武初有張琬者鄱陽人以貢士試高等授給事中改戶部主事一日帝問天下財賦戶口之數口對無遺帝悅立擢左侍郎身殿災上言時政歲饑蠲蠲民租百萬餘石俱見嘉納

才敏有心計以疾卒於官年二十七時人惜之

楊禎字文興江寧人元末流寓湖南太祖平漢用爲江西僉事吳元年進大理丞旋爲卿太祖以唐宋皆有成律斷獄惟元以一時行事爲條格胥吏易爲奸詔禎與李善長劉基陶安滕毅等定律令少卿劉惟謙丞周漬與焉書成太祖稱善洪武元年設刑部以禎爲尚書尋改治善御史出爲廣東行省參政時省治初開正官多缺吏治鮮勸懲香山丞冲敬與縣治招流移以勞卒官禎爲文祭之聞者感動因奏上邛邑員吏雷州同知余騏孫惠州知府萬廸乳源知縣張安仁清流知縣李鐸揭陽縣丞許德興學建城功復舉廉州知府脫因歸善知縣亦寅寅土司脫因蒙古人也二年復名爲刑部

尚書尋引疾致仕帝卽位初懲元寬縱用法太嚴奉行者重
是上律令旣具吏士始知循守其後數有釐正皆以禎書爲
權輿云惟謙不詳何許人吳元年以才學舉由大理少卿改
刑部郎中歷廣西四川參政入爲刑部尚書命擬新律條條
揭於四壁刪繁損舊輕重得宜帝善之頒行天下後坐事免
滇字伯寧都陽人江西十才子之一也官亦至刑部尚書
端復初字以善溧水人本姓端木子貢裔也從省文稱端氏
元末爲小吏常遇春鎮金華召致幕下未幾辭去太祖知其
名召爲徽州府經歷令民自實田彙爲圖籍積弊盡剔遷吉
州府通判年母憂服闋召赴京除磨勘司丞遷爲令時官署
新立案牘煩委復初鈎稽無遺每奏對帝嘗延譽之性嚴峭

人不敢干以私僚屬多貪敗復初獨以清白免洪武四年起
拜刑部尚書用法平杭州飛糧事覺逮繫百餘人詔復初往
治分鞠諸囚合其辭參焉真偽立得知府以下皆服罪明年
出爲湖廣參政令民來歸者復其賦一年流亡畢歸以治辦
聞坐事召還卒於京子孝文翰林待詔孝思翰林侍書先後
使朝鮮並著清節朝鮮人爲立雙清館云有劉敏者肅寧人
舉孝廉爲中書吏募市蘆龍江旦載於家而後入治事妻織
蘆鬻以奉母或遺磁瓦器懸諸梁上卒還之爲楚相府錄事
中書以没官女婦給文臣家衆勸其請給以事母敏固辭曰
事母子婦事何預他人及省臣敗更多坐誅敏獨無所預帝
賢之擢拜工部侍郎改刑部出爲徽州府同知有惠政卒於

官

李質字文彬德慶人有材畧博涉文書至正末行省何真辟置麾下德慶民倡亂真遣質歸募兵二萬人平之旁郡多賴其保障好施予重文雅谷士客嶺南者茶陵劉三吾江右伯顏子中羊城孫蕢建安張智等皆往依焉洪武元年大軍下廣州質以城歸隨真入見帝慰勞之授中書斷事明年改都督府斷事強力執法丞相都督咸敬憚之五年擢刑部侍郎進尚書治獄平怨讎賑飢山東御製詩章餞之尋出爲浙江行省參政居三年惠績著聞帝念質老召還京師嘗入見便殿訪以時政得失直言無隱復起爲靖江王府右相王罪廢質亦坐死黎光者東莞人以鄉薦拜御史巡蘇州請賑水災

全活甚衆巡鳳陽上封事悉切時弊帝嘉之洪武九年擢拜刑部侍郎執法不阿爲御史大夫陳寧所忌以事中之死貶所二人皆粵產以功名顯卒因剛直被禍時人惜焉

單安仁字德夫濠人少爲府吏元末江淮兵亂安仁集健少年數萬號青軍保障一方授樞密判官從鎮南王孛羅普化守揚州時諸豪角立安仁歎曰此輩皆爲人驅除爾直人之典當自有別鎮南王爲長槍軍所逐安仁無所屬聞太祖定集慶乃曰此真足已率衆歸附太祖大悅命爲元帥卽命其軍守鎮江嚴飭軍伍敵兵不敢犯移守常州其子叛降張士誠太祖知安仁忠謹弗疑也及士誠破子被擒付安仁自處之安仁守常歲餘遷浙江副使悍帥橫斂民名曰寨糧安仁

一宣於法進按察使徵爲中書左司郎中佐李善長裁斷調
瑞州守禦千戶入爲將作卿洪武元年擢工部尚書仍領將
作事安仁精敏多智計諸所營造大小中程甚稱帝意逾年
改兵部尚書請老歸賜田三千畝牛七十角歲給尚書半俸
六年起山東參政懇辭仍予致仕家居嘗奏請濬儀正南壩
至補樹灣以便官民輪輓疏轉運河江都深濬以防淤淺移
瓜洲倉廩置揚子橋西免大江風潮之患帝善其言再授兵
部尚書致仕二十年卒年八十五

朱守仁字元夫徐人元末兵起應州辟舉破羣盜擢官樞密
同知守舒城明兵下廬州舉城附授中書斷事出知袁州撫
安創殘民甚德之洪武二年徵爲工部侍郎四年拜尚書奉

命察山東官吏歸奏稱旨尋改北平行省參政以餽饋不繼
謫蒼梧知縣進知容州高唐州皆有善政十年進四川布政
使司治尚簡嚴以疾致仕雲南平改威楚開南等路宣撫司
爲楚雄府起守仁知府事招集流移均徭徭役建學校與人
才居九年境內大治上詩入朝郡人垂涕送之拜太僕卿首
請立草場於江北滁州等處牧放馬匹所轄十四監九十八
羣馬大蕃息馬政之修自守仁始久之致仕永樂初入朝遇
疾卒

薛祥字彥祥廬州人元季集義兵保鄉里太祖駐師和陽祥
從命通海來歸從渡江爲水寨管軍鎮撫數從征有功洪武
元年轉漕河南夜半抵蔡河賊驟至祥不爲動好語諭散之

帝聞大喜以方用兵供億艱乃授京畿都漕運使分司淮安
清河築堤自揚達濟數百里繇役均平民無怨疾有勞者立
奏請官三十餘人幽薊初附官民南遷道經淮安飢凍者衣
食之死者殯焉山陽海州民亂駙馬都尉黃琛捕之誣誤甚
衆祥會鞫無驗者悉原之治淮八年民相勸莫爲惡負薛公
及考滿還京皆焚香祝天願薛公再來或寫真生祠之洪武
八年授工部尚書時造鳳陽宮殿帝坐殿中若有人持兵鬪
殿脊者太師李善長奏諸工匠用厭鎮法帝將盡殺之祥面
折善長曰太師一言壞天下人命若此恐不利於子孫乃分
別交替不在工者并鐵石匠不罪奏活千數明年營謹身殿
有司列中匠爲上匠帝怒其罔上命藥市詔丞相御史大夫

母得請祥在側爭曰奏對不實竟殺千人非法因極諫得直
用廢刑祿復徐奏曰腐廢人矣莫若杖而使之帝可之又明年
改天下行省爲承宣布政司以北京重邊特授祥北京布
政使三年方面治行稱第一胡惟庸惡之罔以營建擾民謫
知嘉興府十三年惟庸誅召爲工部尚書帝曰讒臣害汝何
不言對曰臣不知也明年坐累杖死天下哀之子四人謫瓊
州遂爲瓊山人孫遠正統七年進士景泰時官戶部郎中有
能聲天順元年趙擢本部右侍郎改工部河決開封奉詔往
塞之還改戶部成化初用兵兩廣出督軍餉論衆能被賊者
以其貲予之將士爭奮賊平轉左侍郎進尚書被劾罷起南
京兵部尚書再被論不納會汪直惡之諷言官更劾遠及禮

工尚書繇幹王復乃傳旨並罷

劉崧字子高泰和人舊名楚元末舉於鄉闈初改今名崧七
歲能賦詩家貧寒無爐火手皸裂而鈔錄不輟遭亂教授鄉
里洪武三年舉經明行修召見舉太殿授兵部職方司郎中
奉命徵糧鎮江鎮江多勲臣田租賦數累民崧力請得與民
計畝輸遷北平按察司副使以廉慎爲先輕削省事招集流
亡民咸復業創立文天祥祠於學宮之側勒石學門榜示府
縣勿以徭役溷諸生嘗請減僻地驛馬以益宛平帝可其奏
顧謂侍臣曰驛傳勞逸不均久矣崧能言之牧民不當如是
耶坐事爲胡惟庸所謫輸作京師尋放歸十五年惟庸誅徵
拜禮部侍郎未幾攝吏部尚書雷震謹身殿帝廷諭羣臣陳

得失崧頓首以修德行仁對尋致仕歸踰年與前刑部尚書
李敬並徵拜敬國子祭酒而崧爲司業賜鞍馬令朝夕見見
輒燕語移時未旬日卒疾作猶強坐訓諸生疾革敬問所欲
言曰天子遣崧教國子將責以成功而遽死乎無一語及家
事帝命有司治殯殮親爲文祭之崧博學有志行微時兄弟
三人共居一茆屋有田五十畝及貴無所增益十年一布被
鼠傷始易之仍葺以衣其子居官未嘗以家累自隨之任北
平攜一童往至則遣還傭時吏退孤燈賦詩往往達旦豫章
人宗其詩爲西江派福王時追贈禮部左侍郎諡恭介

李叔正字克正初名宗頤靖安人年十二能詩長益淹博與
辛敬萬石楊伯謙查和卿別復輩稱江西十才子以薦授國

子學正洪武初告歸未幾復以薦徵至京師仍爲學正遷渭南丞同州蒲城人爭地界累年不決行省以委叔正單騎至其處剖數語立決渭南歲輸糧二萬豪右與猾吏爲奸田無定額叔正履畝丈量立法精明諸弊盡剔遷興化知縣尋召爲禮部員外郎以年老乞歸不許除國子助教於是叔正三至太學矣帝方銳意文治於國學人材尤加意然諸生多貴胄不率教叔正嚴立規條旦夕端坐督課無倦色朝論賢之擢監察御史奉命巡嶺表瓊州府吏訐其守踞公座簽表文叔正鞠之守得白抵吏罪太祖嘉之曰人言老御史懦乃明斷如是耶擢湖廣參政遷布政使召入爲禮部侍郎十四年進尚書日本國王良懷遣僧如瑤守貢方物及馬匹帝却其

貢命叔正移書責之未幾卒於官叔正妻夏氏當陳友諒陷
南昌時投井死叔正終身不再娶

任亨泰襄陽人洪武二十一年進士及第授翰林院修撰是
歲再行科舉法亨泰由太學生擢第一太祀喜召祭酒宋訥
褒諭之久之設詹事府卽擢亨泰爲少詹事亨泰儀觀甚偉
端重自持進止皆有容度人以此稱之二十七年進禮部尚
書日照民江伯兒以母病割股不愈禱僧嶽母愈當殺子以
祀母病痊竟殺其三歲子有司以聞帝怒曰禮爲長子三年
服伯兒滅絕倫理亟捕治之杖百戍海南命亨泰定旌表孝
行事例亨泰議曰人子事親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有疾
則謹其藥臥水割股事匪恒經割股不已至於割肝割肝

不已至於殺子遺道傷生莫此爲甚墮宗絕祀尤不孝之大者宜嚴行戒諭倘愚昧無知亦聽其所爲不在旌表之例詔從之明年議秦王喪禮因定凡世子襲爵之禮會討龍州趙宗壽命同御史嚴震直使安南諭以謹邊方無納逋逃時帝以安南篡弒絕其貢勿與通至是聞詔使至震恐亨泰爲書逃朝廷用兵之故以安慰之初吳伯宗嘗使其國以名德爲交人所重亨泰科名與伯宗埒國人以爲盛事敬禮有加及楊靖徵其軍祖遂奉命惟謹先後使安南者並稱吳任云使還坐私市蠻人爲僕降御史未幾思明主官與安南爭界詞連亨泰坐免繼亨泰者韋昌門克新由薦舉爲秦州教諭洪武二十六年秩滿來朝帝召問經史及政治得失直言無隱

授左贊善時紹興王俊華以善文辭授右贊善帝諭吏部曰
左克新右俊華重直言也初教官給由至京帝詢民疾苦尙
嵐吳從權山陰張桓皆言臣職在訓士民事無所與帝怒曰
采胡瑗爲蘇湖教授其教兼經義治事漢賈誼董仲舒皆起
田里敷陳時務唐馬周不得親見太宗且教武臣言事今旣
集朝堂朕親詢問俱無以對志聖賢道者固如是乎命竄之
邊方且榜諭天下學校使爲鑒戒至是克新以亮直見重不
數年擢禮部尚書尋引疾命太醫給藥物不輟其奉及卒命
有司護喪歸葬

唐鐸字振之虹人太祖初起兵卽事左右守濠州從定江州
授西安縣丞召爲中書省管勾洪武元年湯和克延平公鐸

知府事捕輯新附士民安之居三年入爲殿中侍御史復出知紹興府召拜刑部尚書改太常卿丁母憂特給半俸服闋除兵部尚書十五年初置諫院以爲諫議大夫帝嘗與侍臣論歷代興廢曰使朕子孫如成康熈弼如周召則可祈天永命鐸因進曰早豫教選左右以輔元良宗社萬年福也帝又謂鐸曰人有公私故言有邪正正言務規諫邪言務謗諛鐸曰謗近忠諛近愛不爲所眩則謗佞自遠帝曰朕所行有得失非人言何由知言有善者獎而行之風聞不實亦不之罪惟譏佞面諛者不可容耳未幾左遷監察御史請選賢能京官徧歷郡縣訪求賢才體察官吏選歷練老成望隆名重者居布政按察之職帝從之既德撫爲右副都御史歷刑兵二

部尚書二十二年置詹事院命吏部曰輔導太子必擇端重之士三代保傅禮甚尊嚴兵部尚書鐸謹厚有德量以爲詹事食尚書俸如故以鐸常請豫教故也其年致仕起詹事兼太子賓客加太子少保二十八年遣鐸招諭龍州趙宗壽先是鄭國公常茂有罪安置龍州病卒有言茂匿龍州不死帝乃召宗壽宗壽不至帝大怒命楊文爲征南將軍統大軍討之鐸廉得其實言茂實病卒宗壽伏罪來朝乞罷兵乃命文移兵征奉議諸州叛蠻而以鐸參議軍事逾月斬賊首王世鐵破其蓮花大藤峽等寨諸蠻平鐸相度形勢請設奉議衛及向武河池懷集武仙賀縣等處守禦千戶所鐸以官軍皆報可鐸重厚慎密不妄取予帝以故舊遇之嘗曰都御史詹

檄剛斷嫉惡不容奸僞胥吏不得肆其貪誘訕滿朝唐鐸重厚又謂懦而無爲一切舞文弄法無所忌人心不古有若是耶檄卒坐罪誅死鐸以三十年卒京師年六十九福王時追贈太子太傅諡敬安沈潛字尚賢錢塘人鐸官兵部時同爲尚書者也由洪武十八年進士授工部屯田主事以明敏稱二十年命試兵部侍郎帝以勛臣子弟多亂法撰大誥二十二篇命潛申諭天下武臣皆令誦習使知儆惕示朝廷保全勛舊之意是月又以諭戒八條頒示將士命儒臣纂輯訓誡書互相講習以爲法戒兵部久闕尚書潛署部事一切訓飭事宜皆承旨行之尋進尚書廣西都司建譙樓青州衛造軍器擅科民財潛請凡都司衛所營作必都督府奏准官給物

科母擅役民違者治罪仍禁武臣預民事干戈甫息武臣
橫敷扞文法至是始戢悍力也帝嘗論致治之要在進賢退
不肖潛因言君子常少小人常多在上風厲之耳賢者舉而
不仁者遠若大陽出凶孽除伏帶書其言二十三年以潛
工部尚書奏達換官賜諸妻請尋後其習後以事免明初循
所世籍及軍卒勾補之法皆潛所定潮州學生陳質以父戍
籍勾補請歸卒業帝令削其兵籍潛曰削其籍則缺軍伍帝
曰國家得一卒易得一士難軍缺伍少一力士耳獎成賢才
以資任用其繫豈不重乎乃紕潛言削其籍

開濟字來學洛陽人嘗自比賈誼元察罕帖木兒徵掌書記
洪武初以明經舉授河南府訓導入爲國子助教與丞相胡

惟庸善以疾罷歸訓徒里中十四年御史大夫安然薦濟博
通經史有吏治才名試刑部尚書踰年爲直濟以綜覈爲已
任請天下諸司設文簿日書所行事課得失又各部勘台文
移立程限定功罪又言內外議獄重奏動數千言泛濫無紀
失其本情宜令諸司著成式頒示中外無用煩文出入人罪
又言軍民以細故犯罪者宜卽決遣數月間滯牘一清帝大
以爲能會都御史趙仁言冀以賢良方正孝弟力田諸科所
取士列置郡縣多不舉職宜覈其去留濟條議以經明行修
爲一科工習文辭爲一科博學宏詞爲一科人品俊秀爲一
科言有條理爲一科練達治理爲一科六科備者爲上三科
以上爲中不及三科者爲下從之濟敏慧有才辯凡國家經

制田賦獄訟工役河渠事衆莫能裁定濟一算晝卽有條理
品式可爲世守以故帝益信任數被顧問兼預他部事人以
是忌之謗議滋起濟機深好以法中傷人帝嘗命定詐僞律
濟議法巧密帝曰張密網以羅民無乃太刻乎又設籍曰實
戶之書以程僚屬出入帝切責曰古人以卯酉爲常今使趨
事者朝寅暮戌奉父母會妻子幾何時耶又爲榜戒其僚屬
請揭文華殿帝曰告誡僚屬之言欲張殿廷豈人臣禮濟慚
謝尋令郎中仇衍脫囚死爲獄官所發濟與侍郎王希哲主
事王叔徵執獄官斃之御史陶厚仲等發其事且言濟奏事
時直奏劄懷中或隱而不言覘伺上意務爲兩端奸計莫測
役甥女爲婢妹早寡逐其姑而畧其家財帝怒下濟獄併希

哲衍等皆棄市

秦達字文用宣城人洪武十八年進士歷事都察院奉檄清理囚徒寬嚴得體帝嘉其能擢爲工部侍郎時國家初定營繕事繁部中缺尚書達以侍郎署事大興作多領之初工部欲籍諸工匠驗其丁力定三年爲班更番赴京三月交代各日輪班匠議未行達復議量地遠近爲班次置籍爲勘合付之工期齊至部免其家徭役著爲令帝以達勤勤詔有司復其家嘗命修闕里聖廟二十二年進尚書古帝王廟界過衢帝患其褻命徙建於欽天山之陽廟成丹繪輝麗帝甚嘉之明年改兵部尚書未幾復改工部帝以學校爲國儲材而士子巾服無異吏胥宜甄別之命達製式以進帝務求典雅凡

三易其製始定賜監生藍衫條各一以爲天下先明代士子
衣冠蓋創自達云有趙翥者永寧人有志節以學行聞由訓
導舉賢良擢贊善大夫善啟廸帝嘉之拜工部尚書奏定天
下歲造軍器之數及議定藩王宮城制度趙俊者不知何許
人自工部侍郎進尚書帝以國子監藏書板刻歲久殘剝命
諸儒考補工部督匠修治俊奉詔監理古籍始備洪武十二
年嘉改署刑部尋致仕去俊十七年免而達於二十五年坐
事自殺

楊靖字仲寧山陽人洪武十八年進士選庶吉士試事吏科
明年試戶部右侍郎尋授左時任諸司者非進士卽太學生
有不法者帝誡諭之製大誥曰通政使蔡瑄左通政茹瑺戶

部侍郎楊靖工部侍郎秦達亦進士太學生也能率職以稱朕心朕尊顯之不數年列於羣職之上其犯罪不悛者終至殺身詎不哀哉靖見重於帝如此二十二年進尚書明年詔在京官三年皆遷調著爲令乃以刑部尚書趙勉與靖換官論曰愚民犯法如啗飲食嗜之不知止設法防之犯益衆推想行仁或能感化自今惟犯十惡并殺人者死餘罪皆令輸粟北邊又曰在京獄囚卿等覆奏朕親審決猶恐未當在外各官豈盡得人所擬豈盡當罪卿等當詳讞然後遣官審決靖承旨冤獄多所平反帝嘉納之嘗鞠一武弁鬥卒檢其身得大珠僚屬驚異靖徐曰僞也安有珠大如此者乎碎之帝問嘆曰靖此舉有四善焉不獻朕求悅一善也不窮追投獻

一善也不獎門卒杜小人僥倖二善也千金珠玉然
畧不動心有過人之智應變之才四善也久之華公子爲客
坐事免會征龍州趙宗壽詔靖論安南輸粟龍州以白衣往
安南王幼不通語言政事皆其相黎一元山陸運險艱頗不
奉詔靖反覆論一元述帝威德且許以水運一元乃輸粟二
萬石至海江別造浮橋以達龍州帝大悅召靖爲左都御
史靖公忠有智畧善理繁劇治獄明察而不專深文寵遇最
厚同列無與比有鄉人繫獄擊登聞鼓訴狀靖代改狀草爲
御史所劾遂賜死年三十八時論惜之明初士大夫以功名
終者少吳人嚴德珉由御史擢左僉都御史以疾求歸帝怒
謫戍南丹黥其面遇赦放還布衣徒步自藺齋民宣德中猶

存嘗殿悍軍軍訟之御史德珉跪堂下自言曾在臺勾當公
事曉三尺法御史問何官答言洪武中曾爲臺長所謂嚴德
珉是也御史大驚揖起之次日德珉則携囊徙矣有教授與
飲見其面黥戴敝冠問老人犯何法而黥德珉述前事因言
先特國法甚嚴仕者不保首領此敝冠不易戴也乃北面拱
手稱聖恩聖恩云

凌漢字斗南原武人洪武中以明經舉至京師獻烏鵲論帝
善之授司經局正字出爲會稽知縣以事逮繫久不決按察
使陶晟人覲帝知漢無罪爲晟所淹命釋之召爲御史巡按
陝西疏所部疾困數事且曰古人謂大夫出疆有安國家利
加稷者專之在春秋戰國則而今夫一統想不可備其專

大臣擅權之漸帝善之召其子賜鈔二百錠衣一襲及
置京師有德漢者邀置酒欲厚報以金漢曰酒可飲金不可
受帝聞之嘉嘆擢右都御史時詹徽爲左論議頗不合每面
折徽徽銜之奏遣按事蘇松因嗾御史桂滿劾其失職降刑
部右侍郎未幾命署吏部已改禮部復爲徽所劾貶左僉都
御史帝憫其衰令歸田里漢叩頭曰臣願生居京師死葬此
土許之居茂餘起左贊善又歲餘復擢右僉都御史尋令致
仕漢入辭帝問先賜歸不行今歸何也對曰詹徽在臣有後
憂今伏誅矣臣故敢歸耳漢有治才廉直爲帝所知然出自
不檢持爲時所少故居官數遷數仆云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列傳

明史彙

列傳第二十一終

明史彙

列傳第二十二

光祿大夫

經筵講官明史總裁戶部尚書加七級

臣王鴻緒奉

敕編撰

陳遇

素從龍

葉兌

范常

潘庭堅

子

黼

宋思顏

郭景祥

字夢庚

楊元杲

阮弘道

夏煜

孔克仁

王

濂

陳遇字中行其先曹人高祖義甫宋翰林學士徙居建康子孫因家焉曾祖執中淮南都統制祖汝德溧陽縣判父辛之元淮南鹽課提舉遇天質沉粹篤學博覽尤精象數之學元末爲温州教授已而棄官歸隱居樂道學者稱爲靜誠先生太祖渡江以秦從龍薦發書聘之至引湯文徵伊呂先主聘

孔明爲喻遇至與語大悅遂留幕中參密議日見親信嘗二
幸其居語必稱先生及太祖卽吳王位授供奉司丞不受已
卽是帝位問係國安民大計遇對以不嗜殺人薄斂任賢復
先王禮教爲首務三授翰林學士皆不受乃賜肩輿一乘衛
士十人護其出入示榮寵焉洪武三年奉命至浙江廉察民
隱還朝密有陳奏賜金帛除中書左丞力辭明年召對華蓋
殿賜坐命草平西詔授禮部侍郎兼弘文館大學士復辭西
域進良馬遇引漢故事以諫除太常少卿又辭帝不可沉吟
良久從之俄遇病遣使醫療病愈入謝帝望見連呼君子除
禮部尙書又固辭自是不復強以官輒召問古今得失廷臣
或有過被譴責遇力爲解多所全釋帝嘗從容言欲官其子

通曰臣三子皆幼學未成請俟異日帝悅賜緞衣兼金遇自
開基之始卽密侍帷幄其計畫多祕不傳而寵禮之隆漸成
大臣無與比者屢授爵秩輒固辭卒成其高十七年卒賜葬
鍾山子恭舉人舉官工部尙書有能聲遇弟遠字中復嘗隨
遇侍帝永樂初爲翰林特詔繪事精雅遠子孟頤善書

秦從龍字元之洛陽人仕元官和林行省左丞改江南行臺
侍御史會兵亂避居鎮江太祖克集慶命徐達取鎮江將發
謂達曰鎮江有秦元之者才器老成汝當詢訪致吾欲見之
意達下鎮江訪得之太祖喜甚命從子文正及李文忠奉金
綺造其廬聘之從龍與妻陳偕來太祖親至龍江迎入時太
祖居富民家因邀從龍與同處朝夕訪以時事盡言無隱太

祖卽元舊御史臺爲府居從龍西華門外事無大小悉與之謀每以筆書漆簡問答甚密左右皆不能知嘗稱爲先生而不名從龍生日太祖與世子皆贈遺或親至其家燕飲至正二十五年冬從龍子澤死請告還鎮江太祖出郊握手送之尋從龍亦病卒年七十太祖聞之驚悼時方督軍至鎮江親臨哭之厚卹其家命有司營葬焉

葉兌字良仲寧海人以經濟自負尤精天文地理卜筮之學元末知天運有歸以布衣獻書太祖列一綱三目言天下大計時太祖已定寧越規取張士誠方國珍而察罕兵勢甚盛發使至金陵招太祖故兌書于三者籌之爲詳其書畧曰愚聞取天下者必有一定之規模韓信初見高祖畫楚漢成敗

孔明卧草廬與先主論三分形勢者是也今之規模宜北絕
李察罕南併張九四撫温台取閩越定都建康拓地江廣進
則越兩淮以規中原退則畫長江而自守夫長江天塹所以
限南北也金陵古稱龍蟠虎踞帝王之都誠宜建都於此守
淮以爲藩屏守江以爲門戶如高祖之關中光武之河內以
此爲基藉其兵力資財以攻則克以守則固百察罕能如吾
何哉且江之所備莫急上流吳魏所爭在蘄春與皖卽今江
州之境今義師已克江州足蔽全吳况自淝和至廣陵皆吾
所有又足以遮蔽建康襟帶江州匪直守江兼可守淮矣張
氏傾覆可坐而待淮東諸郡亦將來歸北畧中原李氏可併
孫權不足爲也今聞察罕妄自尊大致書明公如曹操之招

孫權竊以元運將終人心不屬而察罕欲效撫所爲事勢不
侔宜如魯肅計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釁此其大綱也至其
目有三張九四之地南包杭紹北跨通泰而以平江爲巢穴
昔田豐說袁紹襲許以制曹公李泌欲先取范陽以傾祿山
殷美說陶侃急攻石頭以制蘇峻皆先傾敵巢穴今欲攻張
氏莫若聲言掩取杭紹湖秀而大兵直趨平江平江城固難
以驟拔則以鎖賊法困之鎖城者於城外矢石不到之地別
築長圍環繞其城長圍之外分命將卒四而立營屯田固守
斷其出入之路分兵畧定屬邑收其稅糧以贍軍中彼坐守
空城安得不困平江旣下巢穴已傾杭越必歸餘郡解體此
上計也張氏重鎮在紹興紹興懸隔江海所以數攻而不克

者以彼糧道在三江斗門也若一軍攻平江斷其糧道一軍
攻杭州絕其援兵紹興必拔所攻在蘇杭所取在紹興所謂
多方以誤之者也紹興既拔杭城勢孤湖秀風靡然後進攻
平江犁其心腹江北餘孽隨而瓦解此次計也方國珍狼子
野心不可馴狎往年大兵取婺州彼即奉書納款後遣夏煜
陳顯道招諭彼復狐疑不從顧遣使從海道報元謂江東委
之納款誘令張杲齎詔而來且遣韓叔義爲說客欲說明公
奉詔彼既降我而反欲招我降元其反覆狡獪如是宜興師
問罪然彼以水爲命一聞兵至挈家航海中原步騎無如之
何彼則寇掠東西捕之不得招之不可夫上兵攻心彼言杭
越一平卽當納土不過欲款我師耳攻之之術宜限以日期

責其歸順彼自方國璋之沒自知兵不可用又叔義還稱義師之盛氣已先挫卒因陳顯道以自通正可脇之而從也事宜速不宜緩宣諭之後更置官吏拘集舟艦潛收其兵權以消未然之變三郡可不勞而定福建本浙江一道倚山瀕海兵脆城陋兩浙既平彼心計浙江四道三道既已歸附吾孤守一道安歸哉下之一辯士力耳如復稽送欵則大兵自溫處入奇兵自海道入福州必不支福州下旁郡迎刃解矣威聲已震然後進取兩廣猶反掌耳太祖奇其言欲畱用之力辭賜銀幣彙衣以歸後數歲削平天下規模次第畧如兌言范常字子權滁人太祖至滁杖策謁軍門太祖夙知其賢與語意合畱置幕下有所疑卽問常常每以實對太祖輒喜從

克和州見諸將兵不戢言於太祖曰得一城而使人肝腦塗地何以成大事太祖立召諸將切責軍中所掠婦女悉還其家民大悅太祖以四方割據戰爭無虛日命常爲文禱於上帝其辭曰今天下紛紛生民墜於塗炭不有所屬物類盡矣元祚未終則羣雄宜息某亦在羣雄中請自某始若已厭元德有當膺天命者天命宜首歸之無使生民久陷危苦存亡之機驗於三月太祖嘉其能達已意命典文牘授元帥府都事取太平定集慶皆與謀議尋命爲太平知府諭之曰太平吾股肱郡其民數困兵革當令得所嘗與學恤民以簡易爲治官廩有穀數千石請於朝給民乏種者秋稔輸官公私皆足居三年民親愛之召入爲侍儀洪武元年擢爲翰林直

學士兼太常卿帝初卽位銳意稽古禮文羣臣集議或有異同常能參合衆言委曲當上意尋以病免歸歲餘手詔徵詣闕仍故官帝宴閒輒命儒臣列坐賦詩爲樂常每先成語多率帝笑曰老范詩真樸殊似其爲人也遷起居注常有足疾數在告賜以安車尋乞歸帝賦詩四章送之賜宅於太平子祖歷官雲南左參政有修潔稱

潘庭堅字叔聞當塗人元末爲富陽縣教諭浙東兵起行省畱置幕中謝去太祖駐太平陶安入謁太祖詢人才以江廣洋及庭堅對設太平翼元帥府遂以庭堅爲教授太祖初渡江江東豪傑未有至者賓從參機密惟庭堅安廣洋及王盤而已庭堅以慎密謙約爲太祖所稱下集慶擢中書省博士

嚴婺州改爲金華府以庭堅同知府事時上游請都次第平
定擇儒臣撫綏之先後用安廣洋於江西而庭堅與愷守浙
東及太祖爲吳王設翰林院以庭堅爲侍讀學士與安同名
而庭堅已老子黼亦以文學嚮用遂告歸洪武四年復召主
會試黼字章甫幼師陶安授太平府學教授改金壇簿未幾
擢起居注徙中書省左司郎中吳元年除江西湖東道按察
使會修律令畱爲議律官書成卒黼謹飭類父而文采清雅
過之父子皆由鄉校顯時以爲榮

宋思顏不知何許人太祖克太平以思顏居幕府贊謀畫及
定集慶置江南行中書省太祖總省事以李善長及思顏爲
參議同時所設省中官若李善長郭景祥侯元善楊元杲陶

安阮弘道孔克仁王愷樂鳳夏煜等數十人而思顏獨與善長竝授參議其任較諸人爲重已建大都督府以思顏兼參軍事太祖嘗觀事東閣天暑汗沾衣左右更以衣進皆數經浣濯者思顏曰主公躬行節儉衣浣濯之衣真可示法子孫但恐今日如此後或不然願終始如一太祖嘉其直賜之幣他日又進曰旬容虎爲害旣捕獲宜除之今參養民間何益太祖欣然卽命取二虎并一熊殺之分其肉賜百官思顏隨事納忠類此後出爲河南道按察僉事坐事死

郭景祥濠人李夢庚鳳陽人二人皆從渡江管典文書佐謀議初置江南行中書省景祥爲右司郎中夢庚爲左司郎中旣同調浙東分省尋復同入置大都督府復同爲府參軍景

祥博涉書史性直諒遇事敢言太祖甚親信之嘗曰景祥文
吏而有折衝禦侮才能盡忠於我可大任也先是克滁州太
平溧陽以城郭不完輒命景祥作治之既而和州守臣言州
城久廢命景祥相度卽故址城之九旬而工畢太祖以爲能
授和州總制景祥益治城隍樓櫓廣屯田練士卒威靈肅然
和遂爲重鎮賜璽書褒勞之任終浙江行省參政謝再興之
守諸全也所部左廉二將私販易吳境太祖怒殺二將召諭
再興命夢庚往諸全總制軍事再興念夢庚一旦出已上遂
叛執夢庚降於吳夢庚死之祔祭功臣廟

楊元杲阮弘道皆滁人家世皆儒者太祖駐兵於滁天大旱
憂之元杲曰西南豐山中柏子潭龍祠禱輒應旣禱或魚躍

或龜鼉浮皆雨徵也太祖卽齊沐在禱立潭西崖久之無所見乃彎弓注矢祝曰神食茲土其可不恤吾民與神約三日必雨不雨則毀神祠因連發三矢潭中而還及期雨果澍元杲由是爲太祖所知與弘道數侍左右日見親幸旣入集慶立江南行中書省授元杲弘道左右司員外郎是時幕中軍務絡繹命偕僕元善陶安更番掌行機宜文字悉當太祖意尋進元杲本司郎中會計叛將蔣英命詣金華總理軍儲事賊平始召還而弘道亦於是歲以郎中從大都督文正鎮南昌漢人入寇圍南昌急弘道佐文正率諸將晝夜拒守以待援兵城竟得全尋擢宣徽院使元杲弘道皆於太祖最故又皆儒雅嗜文學練達政體而元杲智慮周密尤見器於帝帝

嘗曰文臣從渡江掌簿書文字勤勞十餘年如楊元杲阮弘道李夢庚侯元善樊景昭者子孫皆令世襲所鎮撫其後元杲歷應天府尹弘道歷福建江西行省參政皆卒於官元杲子賁博學強記以詞翰知名薦授大名知縣至周府紀善元善全椒人初與元杲同爲員外郎後歷參知政事無所表見夏煜字允中江寧人好學有俊才從天台丁復學詩遂以詩名太祖下太平與孫炎楊憲並召置幕下克集慶用爲中書省博士婺州平調浙東分省兩使方國珍咸稱旨太祖伐虜友諒儒臣惟劉基與煜侍郟陽戰勝太祖所與草檄賦詩煜其一也其年冬太祖在武昌煜家人有越境販鹽者太祖怒與檢校陳養吾照磨陳子初等俱執至軍前褫衣置小

中繫黃鶴樓下三日風濤震撼諸人多死煜得全太祖終
其才洪武改元使總制浙東諸府兼巡撫方太祖之定江左
也以檢校高見賢爲耳目俾伺察諸司不法事纖巨畢聞見
賢遂與煜專以搏擊爲事大臣自李善長以下咸仄目而憲
與凌說又好以法繩人太祖嘗曰吾任此數人譬如家有惡
犬人自畏憚於是日見親信四人常言善長無宰相材太祖
曰然與我同里歷艱難勤勞簿書功亦多矣我旣爲天子善
長須爲宰相若輩無復言見賢嘗建議發中外賦吏墾田和
州諸往墾者咸怨之見賢坐賊亦令墾田諸人嘗曰若亦來
耶說吳元年爲浙東按察使服敝衣以見太祖曰汝久居通
顯而衣履若此得毋儉不中禮乎對曰此臣生平所好也太

祖曰儉固美事無若公孫弘飾詐則善矣說慚而退煜等諸人多以不良死

孔克仁句容人山行省都事進郎中嘗偕宋濂侍太祖太祖數與論天下形勢及前代興亡事陳友諒既滅太祖志圖中原謂克仁曰元運旣隳中原豪傑互相讐敵其釁可乘吾欲督兩淮江南諸郡之民及時耕種加以訓練兵農兼資進取退守仍於兩淮間餽運可通之處儲糧以俟兵食旣足中原可圖卿以爲如何克仁對曰積糧訓兵觀釁待時此長策也當是時江左兵勢日盛太祖以漢高自期嘗謂克仁曰秦任暴虐漢高起布衣以寬大馭羣雄遂爲天下主今元紀綱廢弛豪傑蠭起皆不知修法度以明軍政此其所以無成也因

感嘆久之又曰天下用兵河北有李羅帖不兒河南有擴廓帖木兒關中有李思齊張良弼然有兵而無紀律者河北也精有紀律而兵不振者河南也道途不通餽餉不繼者關中也江南則惟我與張士誠耳士誠多奸謀尚間諜御衆無紀律我以數十萬衆修軍政任將帥相時而動其勢有不足平者克仁頓首曰主上神武當定天下於一矣嘗閱漢書濂與克仁待太祖曰漢治道不純者何克仁對曰王霸雜故也太祖曰咎誰執克仁曰責在高祖太祖曰高祖創業遭秦滅學干戈戰爭民憔悴甫蘇息禮樂之事固所未講孝文爲令主正當制禮作樂以復三代之舊乃逡巡未遑使漢業終於如是帝王之道貴不違時三代之王有其時而能爲之漢文有

其時不爲周世宗則無其時而爲之者也又嘗問克仁漢高
起徒步爲萬乘所操何道克仁對曰知人善任使太祖曰如
卿言漢高止此乎克仁對曰然太屈曰項羽南面稱孤仁義
不施而自矜功伐高祖知其強忍承以柔遜知其暴虐濟以
寬仁卒以勝之今袁桀非一我守江左任賢撫民以觀天下
之變若徒與角力其難定也及徐達等兵圍張士誠數月
淮東西悉附乃謂克仁曰壬辰之亂生民塗炭中原諸將字
羅擁重兵犯城闕亂倫干紀行已夷滅擴廓挾太子以稱戈
急私讐無敵愾之志思齊輩碌碌竊據一方民受其敝士誠
外假元名內包寇心反覆兩端情狀可見明玉珍父子據川
蜀僭大號喜於自用而無遠謀觀其所爲皆不能有成

擾擾孰爲拯之予揆天時審人事有可定之機今師西出襄樊東踰淮泗首尾相應擊之必勝大事可成中原不難定既定之後生息猶難方勞思慮耳克仁侍帷幄最久故獲聞太祖謀畧居多洪武二年四月命克仁等授諸子經功臣子弟亦令入學已出知江州入爲參議坐事死國初行省諸人功名皆不甚顯惟陶安以政績著而李善長蔚爲元勳竟坐罪誅安善長及王愷欒鳳皆有傳而善長婦兄曰王濂濂同里毛騏亦參謀議見禮遇云濂字習古定遠人少嗜學事親孝初爲縣吏令長皆賓禮之汝潁兵起往說其師畱爲萬夫長累官工部尚書聞太祖克集慶渡江來歸善長言得召見除執法官讞獄平允遷中書省員外郎出爲浙按察僉事

治行著聞大風晝晦詔求直言濂具陳民瘼太祖爲緩征洪武三年卒帝深痛惜之謂善長曰濂有王佐才今死朕失一臂後善長坐事帝嘆曰使王濂在必不至是矣驥字國祥太祖自濠引兵趨定遠定遠大姓挾令以守聞軍至皆遁驥獨扶令降太祖善之畱與飲食籌兵事悉當意由是見禮取滁州擢總管府經歷典司倉廩兼掌晨昏曆稽將帥之失伍者從渡江擢行省郎中是時太祖左右惟善長及驥文書機密皆兩人協贊尋授驥參議官親征婺州命驥權理中書省事委以心膂俄病卒太祖親爲文哭之臨視其葬子驥管軍千戶征漢沔定荆襄下吳興皆預有功擢親軍指揮僉事從大將軍平中原進指揮使滕州段士雄反驥討平之捕倭浙東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十一
二
斬獲多擢都督僉事見親仁嘗掌錦衣衛事典詔獄後坐胡
黨死

明史藁

列傳第二十二終

明史彙

列傳第二十三

光祿大夫

經筵講官明史總裁戶部尚書加七級

臣王鴻緒奉

敕編撰

汪·河

羅復仁

孫汝

趙·秩

沈

秩

楊

載

傅·安

汪河舒城人少倜儻有大志嘗師余闕以文章名太祖渡江用爲行中書省掾數陳時務太祖高其才參帷幄贊兵政進大都督府都事會元察罕帖木兒下山東命河使察罕議論稱旨察罕卒其子擴廓帖木兒遣使尹煥章以書幣來通好太祖卽遣河與錢楨往報至河南擴廓遂留之太祖方有事陳友諒未暇校也友諒亡乃遣使以書遺擴廓俾遣河還其

明年又遺書曰曩者遣汪河報聘三年不返予竊疑之意閣下方與孛羅相競慮使者或泄其謀乎予竊以爲不然夫幽燕北襟居庸南阻三關天下都會要地閣下若兼得而跨有之所謂伯王之基也閣下自應遠交近攻以圖大業計不出此方且千里裹糧與我爭江淮之利棄舊好而生新讐非策之得也夫兵勢旣分其力必薄是以孛羅雖亡餘孽跳梁西北鳳翔鹿臺之兵合黨而東出閣下內無腹心之託外無虬蟬之援勢孤力竭此皆中原將士來歸者所說豈不詳於使臣往復之詞耶若復益以東南之兵則四面並起將何以禦之然則執我行人於閣下何利焉意者閣下不過欲挾天子令諸侯如魏武之於漢乎然魏武能使公孫康擒袁尚以服

遼東使馬超擒韓遂以定關中皇后太子皆在掌握然後畧
定中原閣下自度能垂紳搢笏決此數事乎恐皆出魏武下
矣古之爲國者非獨君善斷於上也其臣亦善謀於下漢主
待楚使以草具待亞夫使以太牢從陳平計也今拘留之意
雖出自閣下亦以見謀臣又出陳平下矣事皆如此在業其
可得就耶倘能幡然改轍返我行人續我舊好救災恤患各
保疆宇爲閣下計當無便於此者吳元年春復遺書曰子起
義以來拓地江右閣下之先王以興復爲名提兵河北相距
數千餘里繼聞先王捐館閣下克承其緒矣使使者跋涉而
來予喜閣下能行先王未行之事用是遣汪河報禮不虞反
得罪於閣下獨不知春秋已事乎當春秋之時諸侯朝聘以

時會盟以道卽交兵之間亦未聞執其使者古人豈不能爲閣下所爲哉誠以所爭者小所失者大也今閣下地非不廣兵非不多然而張思道操刃潼關李思齊抗衡隴右俞寶蓄變於肘腋王信生爨於近郊予恐閣下自以爲功名立安於泰山坐使羣雄連結禍機一發首尾莫救此深爲閣下惜者也奉書惓惓實欲盡愚竭忠閣下何爲拒之若是力哉能以春秋諸侯爲法卽擇使者將命且命河楨南返豈惟不夫前盟亦足取信天下否則禍患日嬰強敵日衆使讐不解閣下必將悔之前後凡七致書終不報亦不遣河洪武元年王師下河洛擴廓遁走定西河始得歸河被拘凡六年完節不屈帝甚嘉之進吏部侍郎備陳西征方略二年改御史臺

侍御史九年立皇子柵爲晉王拜河晉王左相親御便殿諭遣之居數歲卒於官

羅復仁吉水人少嗜學尤通天文書陳友諒辟爲翰林院編修已見友諒非帝王器遁去太祖取九江復仁來謁留置左右從破友諒於鄱陽齎書諭降江西未下諸郡授中書諮議從圍武昌太祖欲招陳理降以復仁故友諒臣也遣入城諭理且曰理若來不失富貴復仁頓首曰如陳氏遺孤得保首領俾臣不食言於異日臣死不憾太祖曰汝行吾不汝誤也復仁至城下號慟者竟日理驚絕使入見持理哭哭止問敵乃以太祖意諭之理心動因語理曰大兵所向摧拉枯朽不降且屠城中民何罪理善其言卽率官屬出降遷國子助

教以復仁老特賜以小車出入每宴見賜坐食飲已復使擴
廓前使多拘留復仁議論慷慨獨還擢編修會安南侵占城
占城訴於朝命復仁齎詔至安南使歸所侵地其王既奉詔
贈遺復仁金貝及他土物甚衆悉却不受帝聞而賢之洪武
三年置弘文館以復仁爲學士與劉基同位在帝前率意陳
得失嘗操南音帝顧喜其質直呼爲老實羅而不名間幸其
舍負郭窮巷復仁方墜壁急呼其妻抱杙以坐帝帝曰賢士
豈宜居此遂賜第城中天壽節製水龍吟一闋以獻帝悅厚
賜之尋乞致仕陛辭賜大布衣題詩衣襟上褒美之已又召
至京師奏減江西秋糧及兵餉帝皆許之留三月賜玉帶鐵
柱杖裘馬食具遣還鄉以壽終孫汝敬名簡以字行吉水人

永樂二年進士選茂吉士就學文淵閣召使誦書不稱旨卽
日遣戍江南數日復之自此刻厲爲學擢修撰滿九載進侍
講仁宗時上言時政十五事忤旨下獄旣與李時勉同改御
史直聲震朝廷宣宗初上書大學士楊士奇曰太祖高皇帝
不階尺土奄有四海太宗文皇帝安宗社再造寰區然猶翼
翼兢兢無敢豫怠先皇帝嗣統未及期月奄棄羣臣海內若
喪考妣揆厥所由愴于小夫售金石之方以娛聖躬而速之
疾也去冬簡以愚戇應詔上書言涉不敬罪當萬死先皇帝
憐其孤直寬雷霆之誅得居言路撫躬循省無可稱塞伏見
今年六月車駕幸天壽山躬謁二陵京師之人瞻望咨嗟以
爲聖天子大孝將以稱殷禮展孝思也旣而道路喧傳禮畢

卽較獵講武先驅未成列路車不待駕天開六龍已載道矣
扈從惟也先土干與其徒數百人風馳電掣倏去忽來馳逐
先後某聞此言心悸膽落夫蒐苗獮狩固有國之常經然以
謁陵出而與降將較獵於山谷間垂堂之戒銜檠之虞不可
不深慮也執事四朝舊臣二聖元輔於此不言則孰得而言
之者惟特加采納以弘靖獻之思光弼直之義尋擢工部右
侍郎往安南撫諭黎利復再往封陳蒿利言蒿已死張筵設
女樂汝敬叱曰爾主死乃宴樂耶碎其樽罍樂器會天大雨
雷震利居室利懼遣使馳謝於朝汝敬還督兩浙漕運陝
西屯田多所建置坐受餽下獄免死充爲事官仍督陝西屯
田英宗立遇赦汝敬誤引詔復職復逮繫以在陝措置有勞

看死成邊尋遺其官物故任西邊有警督餉赴獻紅子城中
流矢墜馬得免以疾告辭卒

趙秩不詳何許人洪武三年爲萊州同知奉詔使日本至析
木崖入其境拒弗納秩以書達其王良懷乃延秩入諭以中
國威德且援詔旨責其不奉皇帝正朔王曰吾國僻在扶桑
未嘗不慕中國蒙古小視我使使趙姓者覘虛實用好言詠
我而所領水師戰艦已環列海岸賴天之佑風霆波濤漂瀾
殆盡今天使趙氏豈蒙古使之苗裔乎殆亦詠我以好語而
襲我也命左右將刃之秩不爲動徐曰皇帝聖神文武固非
蒙古比我亦非蒙古使者後爾不我信卽殺我爾禍不旋踵
矣况天命所在人孰能違皇帝以禮懷爾孰若蒙古之以兵

襲爾者於是其王氣沮廷秋禮遇有加秩遂以其使人朝還
被掠人口是時海外諸國數遣使招諭沈秩字仲庸烏程人
是歲以福建行省都事與監察御史張敬之使渤泥既至其
王馬合謨沙倨坐不爲禮秩乃命譯通言曰皇帝撫有四海
海內外無不臣者渤泥彈丸地顧欲抗天威耶王舉手加額
曰皇帝爲天下主卽吾君父也安敢抗秩隨折之曰果如是
主若何不敬乃率官屬各詣如禮翌日王辭曰渤泥數被蘇
祿侵擾國事不靖俟三年然後入貢秩曰皇帝登大寶有年
矣東則日本高麗南則交趾占城開麥西則土蕃北則蒙古
諸部落貢使接踵於道王遣使已晚何謂三年王許之已復
畏蘇祿欲止秩見其相王宗怒厲聲曰爾謂蘇祿非中國臣

耶蘇祿尙稱臣爾國何有宗恕乃以白王瀕行秩却王贈遺
王又惑左右言謂其使曰天使不受刀布若等殆不生還矣
秩復走王所曉譬之王舉酒酹地曰願天使早抵中國亦願
渤泥使得卽還敵邦秩遂以其使至又有楊載者嘗官行人
凡再使日本還復使琉球皆有功帝嘉之賞賚有加詳外國
傳

傅安字志道太康人洪武中起家都督府吏改通事授序班
以才擢兵科給事中二十八年帝欲遠通西域命安與給事
史事曠御史姚臣中官劉惟等齎璽書金幣率將士千五百
人以行安等出嘉峪關西行八百里抵流沙又西北行二千
餘里至春梅里西涉瀚海行千三百里至火州又西行至亦

刺八里又西行三千里至撒馬兒罕所至宣天子威德頒賜金帛其酋長多稽首願通貢惟撒馬兒罕酋長驕倨不順命安等反覆開諭陳詞慷慨其酋終不聽遂羈使者旣而欲誇其國廣大遣使者由小安西至討落思安又西至乙思不罕又南至失刺思還至黑魯諸城周行萬數千餘里閱六年始返其國安等始終不屈節竟留不遣至永樂五年其酋長死乃遣使臣虎友達等送使者還於是安等羈絕域十三年矣由使將方年壯壯歸鬚髮盡白同行將士得還者十七人而已安等至闕下帝大喜厚賚之賜安第東華門外改官禮科給事中安等爲言其國王帖木兒駙馬已死今其嗣者駙馬孫哈里也帝於是遣指揮二人往祭其故王而賜今王銀幣

明年其王遣使貢馬詔安等與其使偕行賜以珍幣並頒賜哈烈諸國又明年撒馬兒罕哈烈及火州諸國各遣使隨安等入朝貢西馬五百五十匹帝大喜復遣安等送使臣還國頒賜諸王九年別失八里王馬哈麻遣使貢方物時安等已還朝復詔送歸其使璽書諭馬哈麻母與瓦刺搆兵頒賜甚厚十一年馬哈麻及火州柳城土魯番諸君長咸遣使隨安等詣闕下貢海青名馬厚賚之遣他使者送還其國明年使者歸言馬哈麻有母及弟之喪帝欲懷遠人復遣安齎璽書慰問賜之文綺十三年其國遣使者言馬哈麻之喪且貢方物帝遣安往祭封其從子爲王其使者言國人與哈烈有隙將交兵時帝方欲輯寧殊域爲賜璽書諭以保境睦鄰之義

已聞其臣忽歹達輔相四世國人信服並賜璽書褒諭賚以綵幣安前後使絕域者六奉將威命殊方君長稽首稱臣効職貢者相屬帝頻有賜賚至是使還自陳衰老乞骸骨歸鄉里優詔不許命食祿京師不視事已念安有母在俾奉養不復遣宣宗立安請勅命吏部以未經考覈執不許帝曰安爲朝廷通使西域其勞多矣可循常例乎遂給之宣德四年安卒特賜祭始與安同使西域者郭驥亦有才辯既歸自西域永樂七年迤北可汗本雅失里新立有言其欲通好中國者帝聞之喜遣驥偕一都指揮齎璽書金幣往諭既至可汗殊無通好意驥反覆諭之不聽竟殺驥帝聞大怒於是足北代計當是時帝以中國又安府藏充實遂欲勤遠畧由是南

交趾西下西洋東招野人黑水諸部女直北興撻伐之師而
西域卜花兒渴石諸國多未遵正朔修歲貢於是頻遣使臣
而其時以奉使著稱者自安驥外又有陳誠周讓云誠字子
實吉水人洪武中舉進士以行人使沙里畏兀兒立安定曲
先阿端五衛又使塔灘里招諭夷人尋偕同官呂讓使安南
命還所侵思明地卻其贖還擢翰林檢討歷吏部員外郎永
樂十一年哈烈入貢詔誠偕中官李達戶部主事李暹等送
其使臣還遂頒賜西域諸國誠等乃遍歷哈烈撒馬兒罕俺
都淮八答黑商迭里迷沙鹿海牙達失于卜花兒賽藍渴石
養夷別八失里火州柳城土魯番鹽澤哈密凡十七國諭以
天子神聖中國廣大所以招懷之意其君長欣然咸欲自達

於是各遣使者隨誠等入朝貢誠輒圖其山川城郭誌其風俗物產爲西域記以獻帝悅褒賚甚渥擢誠郎中餘進秩有差十四年哈烈撒馬兒罕俺都准與失刺思諸國復遣使入貢帝嘉其誠詔誠偕中官魯安等送使者歸所過州郡置宴竝頒賜俺的干亦兒弗罕諸部其明年諸國復各遣使隨誠入貢帝以誠奉使勞擢廣東參議十八年哈烈撒馬兒罕八答黑商及于闐復遣使貢名馬詔進誠右參政偕中官郭敬等往諸國報聘使還累官右通政卒誠數奉使轍迹遍西土所至酋長服其威信多歸附者周讓者始爲吏永樂元年以能擢戶科給事中三年帝欲遣使招諭大古刺諸番乃命讓偕中官楊瑄齎金幣往至則其酋潑的那浪不拜詔讓等責

之其酋怒曰吾何嘗拜人遂徙使者南難河不遣讓等亦不
屈久之有言於其酋曰中國以撫我來乃拘其使不直倘中
國舉大兵壓境我安能抗之其酋悟乃禮謝使者先遣隨千
戶孟景賢入貢繼遣使送讓等還且謝罪帝厚禮其使者使
者因言其鄰境別部有六曰小古刺曰底馬撒曰茶山曰底
板曰孟倫曰八家塔皆居西南極邊自昔不通中國今咸願
內屬乞設官統理因招諭附近未附者帝從之以大古刺底
馬撒地不乃設宣慰司二餘並爲長官司復遣讓齎詔印勅
待往自是西南諸番朝貢不絕而邊鄙民力亦稍疲焉明年
讓等還言潑的那浪發兵攻底板孟倫八家塔據其地虜其
酋以去請討之帝不欲勞師乃賜璽書曉諭俾釋其人還所

侵地是時中國威靈輝赫使者所至遐方君長無敢不順命而中官使西南夷道經鎮康者爲其知州曩光所遏奪所齎幣物事聞下詔詰問曩光恐遣使入朝乞宥罪乃復命讓偕行人方濬往諭之讓起刀筆頻使異域不辱命時稱其能與誠同奉使李暹長安人起家鄉舉以主事使西域後凡五奉使積官至戶部侍郎亦以吏能聞而通西洋者中官鄭和功最著事具宦官傳

明史彙

列傳第二十四

光祿大夫

經筵講官明史總裁戶部尚書加七級臣王鴻緒奉

敕編撰

錢唐程徐

茹太素

馮堅

韓宜可

周觀政
歐陽韶

李仕魯

陳汝耀

曾秉正

葉伯巨

鄭士利

周敬心

王朴

錢唐字惟明象山人博學敦行洪武元年舉明經對策稱旨特授刑部尚書二年詔孔廟春秋釋奠止行於曲阜天下不必通祀唐伏闕上疏言孔子垂教萬世天下共遵其教故天下得通祀孔子禘本之禮不可廢侍郎程徐亦力爭之帝不

聽久之乃用其言帝嘗覽孟子至草芥寇讐語輒廢卷謂非
臣子所宜言議罷其配享詔有諫者以大不敬論唐抗疏入
諫曰臣爲孟軻死死有餘榮時廷臣無不爲唐危幸帝鑒其
誠懇不之罪其後配享旋復然卒命儒臣修孟子節文云唐
爲人彊直一日詔講虞書唐陛立而講或糾唐草野不知君
臣禮唐正色曰以古聖帝之道陳於陛下不跪不爲僞又嘗
諫宮中不宜揭武后圖忤旨待罪午門外竟日帝悟賜飯卽
命撤圖未幾謫壽州卒徐字仲能鄞人元名儒端學子也至
正中以明春秋知名由校書郎歷官兵部尚書致仕明兵入
元都妻金抱二歲兒與女嬖赴井死洪武二年偕危素等自
北平至京授刑部侍郎諫疏曰古今祀典獨社稷三皇與孔

子通祀天下社稷者生民之本三皇者開極之主而孔子者
萬世之師民非社稷三皇則無以生非孔子之道則無以立
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皆聖人也然發揮三綱五常之道載之
於經儀範百王師表萬世使世愈降而人極不墜者孔子力
也孔子以道設教天下祀之非祀其人祀其教也祀其道也
今使天下之人讀其書由其教行其道而不得舉其祀非所
以維人心扶世教也若謂孔子之神不能一日盡歆天下之
祀則三皇后稷亦皆人鬼仍得通祀又何說焉宜於春秋仲
月上丁遣使致祭於曲阜林廟仲丁致祭於京師廟學今天
下府州縣於季丁通祀焉則既有等殺之節無褻瀆之嫌崇
功報本之道庶無遺憾不聽三年陞尚書卒徐精勤通敏能

文工詩有遺集傳於後

茹太素澤州人洪武三年鄉舉上書稱旨授監察御史六年擢四川按察使以平允稱七年召爲刑部侍郎上言自中書省內外百司聽御史按察司檢舉而御史臺未有定考宜令守院御史一體察核磨勘司官吏數少難以檢覆天下錢糧請增置若干員各分爲科在外省衛凡會議軍民事各不相合致稽延請用按察司一員糾正帝皆從之不數月降刑部主事陳時務累萬言太祖令中書郎王敘誦而聽之中言才能之士數年來幸存者百無一二今所任率迂儒俗吏言多忤觸帝怒召太素面詰之於朝次夕復於宮中令人誦之得其可行者四事慨然曰爲君難爲臣不易朕所以求直言

欲其切於事情文詞太多便至熒聽太素所陳五百餘言可盡耳因令中書定奏對式俾陳得失者無繁文摘太素疏中可行者下所司帝自序其首頒示中外十年遷浙江右參政尋賜還鄉侍親十六年召爲刑部試郎中居一月遷都察院僉都御史俄降翰林院檢討十八年擢戶部尚書太素抗直不屈屢瀕於罪帝時宥之一日宴便殿賜之酒曰金盃同汝飲曰刃不相饒太素叩首卽續韻對曰丹誠圖報國不避聖心焦帝爲惻然未幾謫御史復坐排陷詹徽與同官十二人俱鐐足治事後竟坐死

馮堅不知何許人洪武中爲南豐典史二十四年上書言九事一曰養聖躬王者慈理萬幾固當宵衣旰食然陛下春秋

高未見日而朝百官日晏猶未罷非順時調護之道也臣願
清心省事不與細務以爲民社之福二曰擇老成諸王年方
壯盛其左右輔導不可不慎臣願擇取老成之臣出爲王官
使得正色直言以時匡救三曰攘要荒先王立綱陳紀懾服
遠人然後中國奠安得施政教今天下一家四海一人而邊
鄙無備可乎臣願務農講武屯戍邊圉以備不虞四曰勵有
司方面諸臣所以表率守令臣願得廉正有守之士旌別所
屬賢不肖其實以聞而黜陟之則人皆勇於自治五曰褒祀
典生而功業顯當時逝而聲華著後世載在祀典所以崇德
報功臣願勅有司采歷代忠烈事蹟加封諡俾末俗有所興
勸六曰省宦寺寺人之設備使令給灑掃而已晨夕密邇其

言易入遂養成禍患而不自知臣願裁去冗員實可杜異日
威福凌替之漸七日易邊將將者國之爪牙第假以兵柄久
在邊圉多致放縱淫佚不可駕馭臣請凡將帥置諸闔外時
遷歲調不使久居其任不惟保全勳臣實可防將驕卒惰內
輕外重之漸八日訪吏治先王以知人安民爲急知人所以
安民也今有司廉幹之才或爲上官所忌僚吏所嫉能自立
者鮮矣爲善於下而上不加察非激勸之善術也臣願廣布
耳目訪廉斥貪以明黜陟九日增闢防立法防奸有國所務
陛下置勘合凡有徵發必驗之使同然後得行可謂得革弊
之本矣近聞諸司惟以帖委胥吏俾督所部少不如意輒加
箠楚其害乃及於民臣願增置勘合以付諸司聽其填寫差

遣既訖繳報如此則所司必不輕發以病民而庶務亦不至
屢曠也書奏帝覽而嘉之稱其知時務達事變又謂侍臣曰
堅言惟調易邊將則未然邊將數易則兵力勇怯敵情出沒
山川形勝無以備知倘得趙充國班超者又何取數易爲哉
乃命吏部擢堅左僉都御史在院頗持大體其明年卒於任
韓宜可字伯時浙江山陰人元至正中行御史臺辟爲掾宜
可拒不行洪武初薦授山陰縣學教諭轉楚府錄事尋擢監
察御史丞相胡惟庸御史大夫陳寧中丞涂節侍帝坐方從
容燕語宜可直前出懷中彈文劾三人險惡似忠奸佞似直
恃功怙寵內懷反側擢置臺端擅作威瀾乞斬其首以謝天
下帝怒曰快口御史敢排陷大臣耶命錦衣衛監問尋釋之

出爲江西按察司僉事時官吏有罪者笞以上悉謫屯鳳陽
毋慮萬數宜可疏爭之曰刑以禁淫慝一民軌宜論其情之
輕重事之公私罪之大小今悉令謫屯此小人之幸君子殆
矣乞分別以協衆心帝可之已入朝京師會賜諸司没官男
女爲奴婢宜可獨不受且極論罪人不孥古之制也有事隨
坐法之濫也官吏有罪厥辟勿宥國之典也罰及妻子何居
况男女人之大倫婚姻踰時尚傷和氣合門連坐豈聖朝所
宜帝是其言後坐事將刑御謹身殿親鞠之天晴無雲忽雷
火遶殿中帝驚曰得無枉是人耶宜可遂獲免復疏陳二十
餘事皆報可未幾罷歸已復徵至命撰祀鍾山大江文諭日
本征烏蠻詔旨特授山西右布政使以事安置安南建

文帝以直用檢討陳性善薦起雲南參政入拜左副都御史
卒於官是夜大星隕櫛馬皆驚嘶人謂宜可當之云帝之建
御史臺也諸御史以敢言著者自宜可外則稱周觀政觀政
亦山陰人以薦授九江學教授擢監察御史嘗監奉天門有
中使將女樂入觀政止之中使曰有命觀政執不聽中使愠
而入填之出報曰御史且休女樂已罷不用觀政又拒曰必
面奉詔已而帝親出宮謂之曰宮中音樂廢缺欲使內家肄
習耳朕已悔之御史言是也左右無不驚異者觀政累官江
西按察使前觀政者有歐陽韶字子韶永新人薦授監察御
史有詔日命兩御史侍班韶嘗侍直帝乘怒將戮人他御史
不敢言韶趨跪殿廷下倉卒不能措詞急捧手加額呼曰陛

下不可帝察韶誠爲霽威從之未幾乞致仕卒於家

李仕魯字宗孔濮人少穎敏篤學足不窺戶外者三年聞鄱陽朱公遷得宋朱熹之傳在從之遊盡受其學太祖故知仕魯名洪武中詔求能爲朱氏學者有司舉仕魯入見太祖喜曰吾求子久何相見晚也除黃州同知曰朕姑以民事試子行召于矣期年治行聞十四年命爲大理寺卿帝自踐阼後頗好釋氏教詔徵東南戒德僧數建法會於蔣山應對稱旨輒賜金襴袈裟衣召入禁中賜坐與講論吳印華克勤之屬驟拔擢至大官時時寄以耳目由是其徒橫甚羣臣莫敢言惟仕魯與給事中陳汝輝相繼爭之汝輝疏言古帝王以來未聞縉紳縮流襍居同事可相濟也今者勲舊耆德咸思辭

祿去位而縉流愾夫乃益以讒間如劉基徐達之見猜李善長周德興之被謗視蕭何韓信其危疑相距寧有幾哉伏望陛下於股肱心膂悉取德行文章之彥則太平可立致矣帝不聽而諸僧怙寵者遂請爲釋氏創立職官竟報可於是先所置善世院爲僧錄司左右善世左右闡教左右講經覺義等官皆高其品秩道教亦然度僧尼道士至踰數萬仕魯疏言陛下方創業凡意指所向卽示子孫萬世法程奈何捨聖學而崇異端乎亦不聽仕魯爭之力章數十上其爲人剛介有氣節本由儒術起方欲推明朱氏之學以闢佛自任見僧徒貴橫如此言又不用遽請於帝前曰陛下深溺其教無惑乎臣言之不入也還陛下笏乞賜骸骨歸田里遂置笏於

地帝大怒命武士摔搏之立死階下汶輝字耿光詔安人薦授禮科給事中累官大理少卿數言得失最後忤旨投金水橋下死仕魯與汶輝死數歲帝始悔悟有詔清理釋道二教然僧錄及道錄諸司所設官詔明世竟不復革矣

曾秉正南昌人洪武初薦授海州學正九年以天變詔羣臣言事秉正上疏數千言大畧曰古之聖君不以天無災異爲可喜惟以祇懼天譴爲心陛下聖文神武統一天下天之付與可謂盛矣兵動二十餘年始得休息天之有心於太平亦已久矣民之思治亦切矣創業與守成之政大抵不同開創之初則行富國強兵之術用趨事赴功之人大統旣立邦勢已固則普天之下水土所生養力所成皆邦家倉庫之積乳

哺之童垂白之叟皆邦家休養之人不患不富庶惟保成業於永久爲難耳於此之時當盡革向之所爲何者是應天心何者足慰民望感應之理其效甚速又言天既有警則變不虛生極論大易陰陽春秋中外之旨帝嘉之召爲思文監丞未幾改刑部主事十年擢陝西參政未行會初置通政使即以秉正爲通政使在位數言事帝頗優容之未幾忤旨罷免貧不能歸鬻其四歲女帝聞大怒置腐刑不知所終

葉伯巨字居升寧海人以國子生授平遙訓導洪武九年上書曰臣伏讀聖諭因邇者五星紊度日月相刑詔臣民直言得失海內聞之懽呼雷動皆曰此禹湯罪已之道也凡有識知莫不欲竭智盡忠况臣愚蒙久承養育以至今日者乎臣

竊惟漢晉唐宋之世凡有災異必由刑政失宜暨創罰遂至紀綱不振或制於權臣或移於宦寺或陵遲於女主或潰敗於戎翟上下偷安苟延歲月天變於上而不知戒人怨於下而不知恤天下已壞而莫之救也今天祿元德特命陛下以神聖之資掃除亂畧薄海內外罔不臣服方肯衣肝食以圖至治漢晉唐宋之失舉皆無有然而日月星辰屢失序者得毋陛下鑑觀前世矯枉其獎又有太過者與臣觀當今之事太過者三曰分封太侈也曰用刑太繁也曰求治太速也何以明之曰者君象也月者臣象也五星者卿士庶人象也詩曰彼月而食則維其常陰暈薄食為不善矣是故日刑於月猶之可也日月相刑是月敢抗日臣敢抗君也陛下之有

天下掃除羣雄如刈草芥包紿豪傑如使臂指將相大臣將
數十萬眾戰必勝攻必取省朝廷遣一介召之則拱手聽命
無敢後時况有敢抗者乎惟是都城過百雉國之害先王之
制上下等差必有定分良以強幹弱枝是亂原而崇治本兩
今裂土分封使諸王各有土地蓋恐宋元孤立宗室不競之
弊而察晉燕齊梁楚吳蜀諸國無不連邑數十城都宮室廣
狹大小尊於天子之都偪之以甲兵衛士之盛臣愚數世之
後尾大不飾然彼例其地而奪之權則必生釁變如漢之七
國晉之諸王否則恃險爭衡否則據難入朝其則緣間而起
防之無及此皇天眷顧之甚或者議者以相刑之象歟議者
曰諸王皆天子骨肉分地雖廣立法雖優犬牙相制其誰敢

抗者臣竊以爲不然何不撫漢晉之事觀之乎孝景皇帝漢高皇帝之孫也七國諸王皆景帝之同祖父兄弟之子孫也一削其地則遽構兵西向晉之諸王皆武帝親子孫也易世之後迭相攻伐以危王室遂成劉石雲擾之患由此言之分封踰制禍患立生援古証今昭昭然矣此臣所以爲太過者也昔賈誼勸漢文帝盡分諸國之地空置之以待諸王子孫文帝早從誼言則必無七國之禍顧及諸王未之國之先節其都邑之制減其衛兵限其疆理亦以待封諸王之子孫此制一定然後諸王有賢且才者入爲輔相其餘世世藩屏與國同休剗一時之恩倡子孫之利消天變而安社稷莫先於此臣又觀歷代開國之君未有不以任德結民心以任刑失

民心者國祚長短悉由於此方冊具在可得而鑑也蓋古者之斷死刑也天子必爲撤樂減膳誠以天生斯民立之司牧而教養之固欲其並生非欲其卽死不幸有不率教者入於其中則不得已而受之以刑惟其仁愛之篤浹於民肌淪於民髓民思其德愈久而不忘故其子孫享國遠者至六七百年近者亦三四百年議者曰宋元中葉之後專事姑息賞罰無章以致亡滅主上痛懲其弊故制不宥之刑權神變之法使人知懼而莫測其端臣又以爲不然開基之主垂範百世一動一靜必使子孫有所持守况刑者民之司命可不慎歟夫笞杖徒流死今之五刑也用此五刑旣無假貸一出乎大公至正可也而用刑之際多裁自聖衷遂使治獄之吏惟務

趨求意旨深刻者多功乎反者多罪或至以賊罪多寡爲殿
最欲求治獄之平豈易得哉近者特旨禱犯死罪免死充軍
矣又刪定舊律諸則減宥有差矣然未聞有戒敕治獄者務
從平恕之條是以法司循循故例雖聞寬宥之名未見寬宥
之實所謂實者誠在至上不在在下也故必有罪疑惟輕之
意而後好生之德足以爲民也故曰三宥然後制刑之政而
後有圜圜空虛之效也故曰三宥然後制刑之政而後有
之爲士者以登其罪以叙其職不叙爲辱今之爲士者以
濶跡無聞爲福以受玷不錄爲幸以屯田工役爲必獲之罪
以鞭笞捶楚爲尋常之辱其始也朝廷取天下之士網羅摺
摺務無餘逸有司敦迫上道如捕重囚比到京師所學或非

其所用所用或非其所學泊乎居官一有差跌苟免誅戮則必在屯田工役之科率是爲常不少顧惜此豈陛下所樂爲哉誠欲人之懼而不敢犯也竊見數年以來誅殺亦可謂不少矣而犯者日月相踵良由激勸不明善惡無別議議之能之法旣廢人不自勵而爲善者怠也有人於此廉如某者如良平少戾於法上將錄長棄短而用之乎將舍其所長苟其所短而置之罪乎苟取其長而舍其短則中庸之才爭自奮於廉智取其短而棄其長爲善之人皆曰某廉若是某智若是朝廷不少貸之吾屬何所容其身乎莫不苟且旦夕以求自免良以此也漢嘗徙大族於山陵矣未聞責之以罪人也今鳳陽皇陵所在龍興之地而率以罪人居之怨嗟愁苦

之聲克斥園邑殆非所以恭承宗廟意也且夫強敵在前則揚精鼓銳奮三軍之氣攻之必克擒之必獲可也今賊人突竄山谷如狐如鼠無窟可追以計求之庶可或得顧勞重兵以討彼方驚駭潰散入於深林大壑不可蹤跡之地與之較奔走則彼就熟路而輕行與之較死生則彼負必死之氣三軍之衆孰肯舍死而爭鋒哉捕之數年既無其方而乃歸咎於新附戶籍之細民而遷徙之數千里之地室家不得休居雞犬不得寧息况新附之衆向者流移他所朝廷許之復業附籍矣而又加遷徙是法不信於民也夫戶口盛而後田野闢田野闢而後賦稅增方責守今年增戶口正爲是也近者已納稅糧之家雖承旨分釋還家而其心猶不自安已起戶

口雖蒙憐恤而猶見在開封祇候訖言驚動不知所出大原諸郡則又外界邊境民心如此其非安邊之計也晉郭璞有言曰陰陽錯繆皆煩刑所致此臣所爲太過者也臣願自今朝廷宜錄大體赦小過明詔天下修舉八議之法嚴禁深刻之吏斷獄平允者超遷之殘酷哀斂者罷黜之鳳陽屯田之制見在居屯者聽其耕種起科已起戶口見留開封者悉放復業如此則足以隆好生之德樹國祚長久之福而兆民自安天變自消矣昔者周自文武至於成康而教化大行漢自高帝至於文景而始稱富庶文武高帝之才非不欲使教化行富庶備也蓋天下之治亂氣化之轉移人心之趨向非一朝一夕故也今國家紀元九年於茲偃兵息民天下大定紀

綱大正法令修明可謂治矣而陛下切切於民俗澆漓人不知懼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詐起故或朝信而暮猜者有之昨日所進今日被戮者有之乃至市令而尋改已赦而復收天下臣民莫之適從甚不稱陛下求治之心臣愚謂天下之趨於治猶堅冰之及於泮也冰之將泮非太陽所能驟致陽氣發生土脉微動然後得以融釋聖人之治天下亦猶是也刑以威之禮以導之漸民以仁摩民以義而後其化熙熙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非空言也求治之道莫先於正風俗正風俗之道莫先於守令知所務使守令知所務莫先於風憲知所重使風憲知所重莫先於朝廷知所尚則必以簿書期會獄訟錢穀之不報爲可恕而俗流失世敗壞爲不

可不問而後正風俗之道得矣古郡守縣令爲民師帥以正率下以善導民使化成俗美征賦期會獄訟簿書固其末也今之守令以戶口錢糧獄訟爲務至於農桑學校王政之本乃視爲虛文而置之將何以教養斯民哉以農桑言之方春州縣下一白帖督里甲回申文狀而已守令未嘗親視種藝次第旱澇戒備之道也以學校言之廩膳諸生國家資之以取人才之地也今四方師生缺員甚多縱使具員守令亦鮮有以禮讓之實作其成器者朝廷切切於社學屢行取勘師生姓名所習課業乃今廂鎮城郭或但置立門牌遠村僻處則又徒存其名守令不過具文案備照刷而已上官分部案臨亦但循習故常檄取遵依未嘗巡行廉訪也興廢之實上

下視爲虛文小民不知孝悌忠信爲何物鬪爭之俗成奸詐之風熾而禮義廉耻掃地矣風紀之司所以代朝廷宣導德化訪察善惡者也顧其始但知以去一賊吏決一獄訟爲治而不知勸民成俗使民遷善遠罪爲治之大者此守令風憲未審輕重之失也王制論鄉秀士升於司徒曰選士司徒論其秀士而升於太學曰俊士大樂正又論造士之秀升之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其考之詳如此故成周得人爲盛今使天下諸生考於禮部升於太學歷練衆職任之以事非不可以洗歷代舉選之陋上法成周然而升於太學者或未數月遽選入官間或委以民社臣恐其人未諳時務未熟朝廷禮法不能宣導德化上乖

國政而下困黎民也顏回子奇之屬舉世不可驟得以賈誼
之材識文帝猶疑其年少不用顧開國以來選舉秀才不爲
不多所任名位不爲不重自今數之在者有幾臣恐後之視
今亦猶今之視昔昔年所舉之人豈不可深痛惜乎凡此皆
臣所爲求治太速之過也昔者宋有天下蓋三百餘年其始
以禮義教其民當其盛時閭里巷皆有忠厚之風至於耻
言人之過失洎乎末年并城之將力屈計窮往往視死如歸
忠臣義士不可勝數雖婦人女子羞被污辱此皆教化之效
也元之有國其本固不立矣犯禮義之分壞廉耻之防自古
未有不數十年棄城降敵者亦不可勝數雖老儒碩臣甘心
屈辱大軍北征以來爲之死者何人乎其遺風流俗至今

未革深可怪也臣謂莫若敦禮義尚廉耻守令則責其以農
桑學校爲急風憲則責其先教化審法律以平獄緩刑爲急
如此則德澤下流求治之道庶幾得矣郡邑諸生升於太學
者須令在學肄業或三年或五年精通一經兼習一藝然後
入選且令宿衛辦事以觀公卿大夫之能而後任之以政則
其學識兼懋庶無敗事可以塞觀覲富貴僥倖爵祿之心
也治道旣得陛下端拱於上百官效能於下陰陽調而風雨
時諸福吉祥莫不畢至尚何天變之不消也哉臣干犯天威
罪在不赦書上帝大怒曰小子聞吾骨肉速速來吾手射之
旣至丞相乘帝喜乃敢奏命繫刑部獄瘐死獄中先是伯巨
將上書語其友曰今天下惟三事可慮耳其二事易見而慮

遇其一事難見而思速縱無明詔吾猶將言之况求言乎其
意蓋謂分封也然是時諸王止建藩號未曾裂土而封不盡
如伯巨所言迨洪武末年燕王奉命屢出塞勢始強後因削
奪稱兵遂有天下人乃以伯巨爲先見云福王時追贈伯巨
御史諡忠愍

鄭士利字好義寧海人兄士元剛直有才學由進士授懷慶
府同知時方役民運鹽給軍士元令軍自運鹽權貴人撓之
不爲動擢湖廣按察使僉事荆襄卒乘亂掠婦女吏不敢問
士元立召鄉鎮還所掠安陸有冤獄御史臺已讞上士元奏
白其冤御史大夫銜之會考校錢穀冊書空印事覺凡至印
者論死佐貳以下榜一百戍遠方臺吏因陷士元繫獄帝方

盛怒以爲欺罔丞相御史莫敢諫士利嘆曰上不知以爲空
印大罪誠得人言之上聖明寧有不悟會星變求言士利曰
可矣旣而讀詔有假公言私者罪士利曰吾所欲言爲天子
殺無罪耳吾兄非玉印者固當出需吾兄杖出乃言言吾死
不恨士元免死出土利乃爲書數千言言數事而於空印事
最詳曰陛下欲深罪空印者恐奸吏得挾空印紙爲文移以
虐民耳夫文移必兩縫印非一印一紙比也縱得之無益死
不可得乎錢穀之數府必合省省必合部數難懸臬至部乃
定省府去部遠者六七千里近亦三四千里冊成而後用印
在返非期年不可以故先印而後書此權宜之務所從來久
可足深罪且國家立法必先明示天下而後罪犯法者以其

使犯法自立國至今未嘗有空印之律有司相承不知其罪
令一旦誅之何以使受誅者無詞朝廷求賢士置庶位得之
甚難位至郡守皆數十年所成就通達廉明之士非如草菅
然可刈而復生也陛下奈何以不足罪之罪而壞足用之材
乎臣竊爲陛下惜之書成欲上數矣未決閉門逆旅泣數日
兒子問曰叔何所苦士利曰吾有書欲上觸天子怒必受刑
然殺我生數百人我何所恨遂持書詣丞相府士利貌不揚
見丞相禮頗倨丞相問何書士利曰吾將爲天子言之丞相
何問也丞相因御史入奏帝覽書大怒下丞相御史劾問
教若爲此士利笑曰願吾書可用吾善爲國家言事自
分必死誰爲我謀辭不相與士元皆輸作江浦而竟殺空印

周敬心山東人太學生漢武二十五年訪求曉曆數者爵封侯祿千五百石敬心上疏極諫且及時事數條曰臣聞國祚長短在德厚薄不在曆數三代尚矣三代而下最久莫如漢唐宋最短莫如秦隋五代其久也以有道久也其短也以無道短也陛下膺天眷命救亂誅暴然神武威斷則有餘寬大忠厚則不足陛下若效兩漢之寬大唐宋之忠厚講三代所以有道之長則帝王之祚可傳萬世何必問諸孤方小道之人耶臣又聞陛下連年遠征北出沙漠爲耻不得傳國璽耳臣聞楚平王時塚下和之玉至秦始皇始名爲璽歷代遞嬗以訖後唐治亂興廢皆不在璽石礮塘亂滌王攜以自焚則秦璽

固以毀矣敬塘入洛更以玉製晉亡入遼遼亡遺於桑乾河
元世祖時扎刺爾者漁而得之今元人所挾石氏璽耳昔者
三代不知有璽仁爲之璽故曰聖人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
仁陛下奈何忽三代之大璽而求漢唐宋之小璽也方今力
役過煩賦斂過厚教化薄而民不悅法度嚴而民不從昔汲
黯言於武帝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
治乎方今國則願富兵則願強城池則願高深宮室則願壯
麗土地則願廣人民則願衆於是多取軍卒廣籍資財征伐
不休營造無極如之何其可治也臣聞秦隋元魏好殺不已
迨其後世至於滅絕漢時讓殺孝婦一人東海枯旱三歲人
事天應不可不謹也臣見洪武四年錄天下官吏十三年連

坐胡濙十九年逮官吏積年爲民害者二十三年罪妄言者
大戮官民不分臧否其中豈無忠臣烈士善人君子於茲具
陛下之薄德而任刑矣水旱連年夫豈無故臣又聞明王賞
不僭而刑不濫刑旣濫矣賞復無節天下老人非功非德人
賜鈔五錠出征軍官位高祿厚平寇禦侮固其職事而厚斂
窮民濫行賞賜此亦明王所宜禁也書奏報聞

王朴同州人洪武十八年進士本名權帝爲改焉除吏科給
事中以直諫忤旨罷職陳時事千餘言性鯁直數與
帝辨是非不肯屈一日事爭之彊帝怒命戮之及市召還
諭之曰汝其改乎朴對曰陛下不以臣爲不肖擢官御史奈
何權辱至此使臣無罪安得戮之有罪又安用生之臣今日

顧遺死耳帝大怒趣命行刑過史館大呼曰學士劉三吾志
之某年月日皇帝殺無罪御史朴也竟戮死帝撰大誥謂朴
誹謗猶列其名

明史彙

列傳第二十四終

明史彙

列傳第二十五

光祿大夫 經筵講官明史總裁戶部尚書加七級臣王鴻緒奉

敕編撰

葉旺

馬

蔡遷

繆大亨

何文輝

徐言馬

王銘

郭雲

武德

甯正

袁義

金興旺

費子賢

花茂

丁玉

王溥

葉旺六安人初隸長鎗軍謝再興爲千戶再興叛旺自拔歸從北征積功至青州左衛指揮僉事洪武四年與馬雲並鎮遼東初元王北走其遼陽行省參政劉益屯蓋州與高家奴

相爲聲援保金復等州帝遣斷事黃儔齋詔諭益益籍所部
兵馬錢糧輿地之數來歸乃立遼陽指揮使司以益爲指揮
同知未幾元平章洪保保馬彥翬合謀殺益右丞張良佐左
丞商髡擒彥翬殺之保保挾儔走納哈出營良佐因權儔事
以狀聞且言遼東僻處海隅肘腋皆敵境平章高家奴守遼
陽山寨知院哈刺章屯瀋陽古城開元則右丞也先不花金
山則太尉納哈出彼此相依時謀人犯今保保逃往毀必起
乞留斷事吳立鎮撫軍民而以遼寧平章八丹知院僧孺等
械送京師帝命立良佐髡俱爲蓋州衛指揮命事旣念遼陽
重地復設都指揮使司統轄諸衛以旺及雲並爲都指揮使
徑鎮之論祭益歸其喪礪山已知髡被殺納哈出必內犯敕

旺等預爲備未幾納哈出果以衆至見城有備不敢攻越蓋至金州金州城未完指揮韋富王勝等督士卒分守諸門乃刺吾者敵驍將也率精騎數百挑戰城下中伏弩仆爲我兵所獲敵大沮富等縱兵擊遂引走不敢經蓋從蓋城南十里沿柞河道歸而旺先以兵扼柞河自連雲島至窟駝寨十餘里緣河壘冰爲牆沃以水經宿凝沍如長城布釘版沙中旁設坑穽伏兵以伺雲及指揮周鸚吳立等建大旗城中嚴兵不動寂若無人已寇至城南伏四起兩山旌旗蔽空矢石雨下納哈出倉皇北走趨連雲島遇冰城馬不能前悉陷於穽遂大潰雲自城出追擊至將軍山畢栗河斬及凍死者甚衆旺等乘勝追至猪兒峪納哈僅以身免械乃刺吾至京赦

弗誅命爲鎮撫第功進旺及雲爲都督僉事時洪武八年也久之召雲還京旺留鎮如故會高麗遣使致書及禮物而龍州鄭白等請內附旺以聞帝謂人臣無外交此間諜之漸勿輕信彼特示弱於我以窺邊釁還之使無所藉口明年旺復送高麗使者周誼入京帝以其國中弑逆又詭殺朝使反覆不可信切責旺等絕之而留誼不遣十九年召旺爲後軍都督府僉事居三月遼東有警復命還鎮二十一年卒旺在遼凡十七年剪榛棘修城隍建立官府撫輯軍民墾田萬餘頃遂爲永利雲合肥人在遼東與旺同功十二年命征大寧捷聞受褒賞十六年與徐達等巡邊尋還後數年卒嘉靖初以二人有功於遼命有司立祠春秋祀之

蔡遷不詳其鄉里元末從芝麻李據徐州李敗歸太祖爲先鋒從渡江下采石克太平取潞水破蠻子海牙水寨及陳埜先皆有功定集慶授千戶從徐達取廣德寧國遷萬戶進攻常州獲黃元帥遂爲都先鋒從討馬駝沙克池州攻樅陽從征衢婺二州授帳前左翼元帥敗陳友諒於龍江進復太平取安慶水寨收九江敗友諒八陣指揮於壽昌遂克南昌從援安豐攻合肥戰鄱陽湖從征武昌進指揮同知從常遇春討鄧克明餘黨悉平之進攻贛州取南安南雄諸郡還兵追饒鼎臣於茶陵遷龍驤衛同知從徐達克高郵破馬邏港淮安守將降遂守之已授武德衛指揮使移守黃州從大軍攻湘潭辰全道永諸州皆克之轉荊州衛指揮遂進克廣西遷

廣西行省參政兼靖江王相討平諸叛蠻洪武三年卒遷身
經數十戰摧鋒陷壁無所抑挫然爲將十五年未嘗獨任多
從諸將征討每戰輒奮勇突出橫刀斫陣左右擊敵皆披靡
不敢近旣還金瘡滿體人視之不可堪而遷畧不爲意太祖
極愛重及卒尤痛惜之詔還其喪賜葬京師贈安遠侯諡武
襄合肥陳文者南北征伐皆累立戰功亦遷亞也文早喪父
奉母至孝元季挈家歸太祖積官都督僉事卒追封東海侯
諡孝勇明臣得諡孝者文一人而已

廖大亨定遠人初糾義兵爲元攻濠不克元兵潰散大亨獨
率衆二萬人與張知院屯橫澗山固守月餘太祖以計夜襲
其營衆潰大亨與子跳去比明復收散卒列陣以待太祖

其叔貞諭降之命將所部衛左右從征伐數有功擢元帥總
兵取揚州克之降青軍元帥張明鑑初明鑑聚衆淮西以青
布爲號稱青軍又稱長鎗軍由含山轉掠揚州元鎮南王孛
羅普化招降之以爲濠泗義兵元帥踰年食盡謀擁王作亂
王走死淮安明鑑遂據城屠居民以食大亨言於太祖賊饑
困若掠食四出則難制矣且驍鷲可用無爲他人得太祖命
大亨亟攻降之得其衆數萬馬二千餘匹悉送其將校妻子
至應天改淮海翼元帥府爲江南分樞密院以大亨爲同僉
樞密院事總制揚州鎮江大亨有治畧寬厚不擾而治軍嚴
肅禁暴除殘民甚悅之未幾卒太祖過鎮江嘆曰繆將軍生
平端直未嘗有過惜不見矣後便祭其墓

何文輝字德明滁人太祖下滁州得文輝年始十四撫爲己子冒國姓及長授總制尋以天寧翼元帥守寧國久之擢江西行省參政數攻江西未下州縣新淦鄧仲廉負固率兵往克其城擒斬之遂從徐達取淮東復從破平江賜文綺表裏進行省左丞復姓何氏以征南副將軍與平章胡美由江西取福建度杉關入光澤御都武建陽直趨建寧元同僉達里麻用參政陳子琦謀閉城拒守文輝與美環攻之踰十日達里麻不能支夜潛至文輝營乞降詰旦總管翟也先不花亦率衆降於文輝美怒兩人不詣已欲屠其城文輝馳告美曰與公同受命至此爲安百姓計耳今旣降奈何以私忿殺人美乃止師入城秋毫無所犯樞子琦送京師汀泉諸州縣聞

之皆相次歸附會車駕幸河南召文輝扈從至汴梁命爲河
南衛指揮使從大將軍取陝西所至皆有功留守瀘州洪武
三年授大都督府都督僉事于世襲指揮使復以參將從傅
友德等平蜀賜白金文綺命留守成都文輝號令明肅軍民
皆德之帝嘗稱其謀畧威望遷大都督府同知踰三年移鎮
北平又移鴈門以疾召還卒於家遣官營葬滁州東沙河上
卹賚甚厚子環成都護衛指揮使征遼北陳毅初太祖多蓄
義士與諸將士分守諸路周舍守鎮江道舍守寧國馬兒營
州兼舍真童守處州金剛奴守衢州皆義士也周舍者沐英
故軍中又呼沐舍馬兒者徐司馬柴舍者宋文剛與胡大海
耿再成在處州維新道舍卽文輝也其人率皆以功者顯惟

童童金剛奴無考又有朱文遜者亦以義子前死太平史不言其小字云

徐司馬字從政小字馬兒揚州人元末兵亂年甫九歲棄道旁太祖得之因養爲子冒國姓旣長出入侍左右及取婺州除總制命助元帥常遇春守吳元年授金華衛指揮同知洪武元年從副將軍李文忠北伐擒元宗王慶生擢杭州衛指揮使尋進都指揮使招復徐姓九年遷鎮河南是時南北兩京並建汴梁號國家重地帝素賢司馬故特委任之宋國公馬勝方練兵河南會星象有變占在大梁乃使使救勝且曰并以此語馬兒知之爲帝所親矚如此旣復勝勝與司馬曰天象屢見不可不警大梁軍民錯處尤宜慎防今奏晉一玉

還京當嚴兵宿衛王抵汴時若宋國公出廷則都指揮居守都指揮出廷則宋國公亦然爾其夙夜小心無忽敕書官而不名其見倚重蓋畧與宋公埒十九年入覲遂擢中軍都督府僉事二十五年率師討越雋明年卒追坐藍黨二子皆獲罪司馬故好文學遇人無貴賤率煦煦謙厚所至撫循士卒甚得衆心其在浙東河南尤有惠政結納士大夫情無所不傾公暇退居一室相與講論終日蕭然如寒素雖戰功不及文輝而儒雅過之並稱賢將

王銘字子敬和州人初隸元帥俞通海麾下從攻元將蠻子海牙於采石以銘驍勇選充奇兵戰方合率敢死士大譟突之拔其木柵自是敵有功與銘等戰太湖流矢中右臂引佩

乃出其鐵復戰通海勞之曰李陵賢將其麾下裹創鬪固宜
予何人乃得此於爾復拔通州之黃橋驚項諸砦賜白金文
綺擊漢軍於龍灣遂北至采石銘獨突其陳敵兵攢槊刺銘
傷頰銘三出三人所殺傷過當賜文綺銀枕選充宿衛遂從
太祖取江州復從破漢軍於康郎山又從破之於涇江口克
英山諸砦擢管軍百戶從副將軍常遇春與吳軍戰湖州之
弁山再戰舊館已又戰烏鎮凡大小戰數十功多命守松江
移太倉以其兵捕斬倭寇千餘人復賜白金文綺洪武四年
都試百戶諸善用槍者率莫能與銘抗進太倉衛管軍副千
戶擢長淮衛指揮僉事移溫州銘上疏曰臣所領鎮岸大海
而控島夷城池樓櫓仍陋襲簡非獨不足壯國威倖有風潮

之變捍禦無所勢須改爲臣敢以聞於是繕城濬濠悉倍於舊又加築外垣起海神山屬郭公山首尾二千餘丈宏敞壯麗屹然東浙巨鎮帝甚嘉之予世襲銘嘗請告暫還和州溫士女遮道送迎長吏皆相顧嘆曰吾屬爲天子牧民民視吾屬去來漠然愧王指揮多矣歷右軍都督僉事二十六年坐藍黨死

郭雲南陽人武勇有材畧長八尺餘狀貌魁偉元季聚鄉人爲義兵保裕州白泉砦累官湖廣行省平章政事元王北奔河南郡縣皆下雲獨堅守裕不從大將軍徐達遣指揮曹諒圖之雲出戰被執大將軍呵之跪雲植立且罵且求死脅以刃不動大將軍壯之繫送京師既見太祖奇其狀貌釋之時

帝方閱漢書問識字乎對曰識因以書授之雲誦其書甚習
帝大喜厚加賞賜用爲溧水知縣民皆稱之帝益以爲賢特
擢南陽衛指揮僉事兼知南陽府事使還鄉收故部曲就戍
其地凡數年卒長子洪年甫十三帝爲下制曰昔君天下者
尤必褒崇忠義漢高封雍商斬丁公傳於史冊以爲美談雲
出田間倡義旗保鄉曲崎嶇累年竭心所事王師北伐人神
嚮應而雲數戰不屈勢窮援絕終無異志朕嘉其節槩試之
有司則崗高頌德俾鎮故鄉則軍民樂業雖無汗馬之勛倒
戈之效治績克著忠義凜然可以子洪入開國功臣列授宣
武將軍飛熊衛親軍指揮使司僉事世襲兩職爾洪毋狎小
人

武事用承乃父之緒厥惟懋哉

武德安豐人元至正中應募爲義兵百戶累功至千戶知元將亡言於元帥張鑑曰吾輩才雄萬夫今京劔西挫事勢可知矣不如早擇所依鑑然其言相率歸太祖以功授千戶龔李文忠麾下從文忠赴池州疾戰流矢中右股拔去之戰自若取於潛昌化克嚴州皆預進萬戶苗軍元帥楊完者軍烏龍嶺德請曰此可襲而取也願爲前驅文忠問何以知其可襲對曰乘高覘之其部曲徙衆不安且其聲囂是以知之文忠曰善卽襲完者覆其營從文忠取蘭溪克諸暨又攻紹興先登陷陣傷右臂不顧文忠嘆曰將士人人如此何戰不捷哉將英叛金華賀仁德叛處州浙東大震從文忠定金華又從攻處州遇仁德於劉山戈中右股德引刀斷其戈追擊之

仁德敗走再戰再敗之仁德遂爲其下所殺德還師守巖後二年定官制改管軍百戶從文忠擊破吳兵於諸暨文忠遣從諸將援浦城所過山寨皆下又遣從擊江山盜撫定之復從文忠下建延汀三州還師守巖再從文忠悉定閩溪諸寨進管軍千戶移守衢予世襲最後從靖海侯吳禎巡海上禎以德可任令守平陽在任八年致仕久之帝發兵征雲南以德宿將命與諸大帥偕行張鑑淮西人善用槍故號長槍軍既歸太祖每遣鑑攻伐必與德俱先德卒官至江淮行樞密院副使

宣正字正卿壽州人幼爲常德成養子冒韋姓沈鷲有膽畧元末隨德成來歸從渡江德成戰歿贈中翼副元帥京兆郡

侯以正領其衆數從征伐積功授鳳翔衛指揮副使從大軍定山東河南北入元都皆有功傅友德自真定畧平定州以正守真定從大將軍達取陝西馮勝克臨洮留正守之大軍圍慶陽正駐邠州絕敵聲援慶陽下還守臨洮從邵愈破定西克河州敗鎮西武靖王之衆洪武三年授河州衛指揮使上言西民轉粟餉軍甚勞而茶布可易粟請以茶布給軍令自相貿易省西民輓運之苦詔從之正初至衛城邑空虛勤於勞徠不數年河州遂爲樂土璽書嘉勞始復甯姓兼領寧夏衛事以河水利漑田修築漢唐舊渠開屯數萬頃兵食饒足再從西平侯沐英北征擒元平章脫火赤知院愛足取全寧四部遷四川都指揮使討平松茂數州雲南初定以正爲

雲南都指揮使與馮誠共守之思倫發作亂正破之於摩沙
勒斬首千五百已發大集其衆圍定邊西平侯禦之分兵爲
三隊誠前正左湯昭右鏖戰大敗之語在英傳土酋阿資叛
復從英討降之英卒以正爲右軍都督府左都督代英鎮守
已復命爲平羌將軍總川陝兵討平階文叛寇張者二十八
年命從秦王征洮州明年卒

袁義廬江人本姓張德勝族弟也初爲雙刀趨總管守安慶
改趙同僉丁普郎於沙子港左君弼招之弗從德勝戰死始
來附爲帳前親軍元帥賜姓名數從征伐積功爲興武衛指
揮僉事從大將軍北征敗元平章俺普達等於通州走賀宗
哲詹同於澤潞功最復從定陝西敗大小豫王之兵與諸將

合攻慶陽張良臣兵驟薄義營堅壁不爲驟乘其困力擊破之劉擴廓軍於定西南出一百八渡取興元進本衛同知調羽林衛移鎮遠東出海補後從西平侯征雲南克普定曲靖善闢大理楚雄諸城留鎮楚雄蠻人屢叛義積糧高壘且守且戰以功遷欽州衛指揮使嘗入朝帝厚加慰勞以其老命醫爲染髮鬚俾還撫治以威遠人且特賜銀印寵之歷二十一年墾田築堰治城郭橋梁規畫甚備軍民德之建文元年徵還爲右軍都督府僉事進同知卒官

金興旺不詳所始爲威武衛指揮僉事進同知洪武元年大將軍達自河南至陝西請益兵守潼關以興旺副郭子興守之進指揮使明年攻臨洮乃移興旺守鳳翔轉軍餉未幾賀

宗哲攻鳳翔興莊與知府周煥嬰城守敵編荆爲大箕形如半舫每箕五人負之攻城矢石不能入投藁焚之輒颺起乃置鈎藁中擲著其隙火遂熾敵棄箕走復爲地道薄城以矛迎刺盡斃穴中攻不已興莊與煥謀曰彼謂我援師不至必不敢出乘其不意以兵擣之可驚而走也潛出西北門奮擊之敵少却會百戶王輅自臨洮率降卒東還卽以其衆入城共守敵拔營去衆欲追之輅曰未敗而退誘我也遣騎偵之至五里坡伏衆發還師復圍城衆欲走興莊叱曰天子以城畀我寧可去耶以輅所將皆新附慮生變乃括城中資畜積庭中令衆曰敵少緩督大獗新兵新兵協力固守相持十五日敵閉慶陽下乃引去帝遣使以金綺勞興莊等明年

達入沔州遣興旺與張龍由鳳翔入連雲棧合攻興元守將
降以興旺守之擢大都督府僉事蜀將吳友仁寇興元城中
兵止三千友仁兵三萬迎敵面中流矢拔矢復戰斬數百人
敵益衆乃斂兵入城友仁決濠填塹爲必克計達聞之令傅
友德以兵三千趨黑龍江夜襲木槽關攻斗山砦人持十炬
連亘山上友仁驚遁興旺出兵躡之墜崖石死者無算友仁
自是氣奪時興旺威震隴蜀兩國初諸都督中論城守功興
旺外費子賢爲最著云子賢亦不詳所始從渡江爲廣德翼
元帥數有功取吳武康又取安吉築城守之吳人數來犯輒
敗去最後張左丞以兵八萬來攻子賢所部僅三千人而守
甚固設車弩城上射殺其衆盡一人敵乃解去以功進指揮

同知從胡美取福建從大將軍克元都取定西諭功授大都督府僉事世指揮使

花茂巢縣人初從陳瑊先已而來歸從定江左殲陳友諒平中原山西陝西皆有功授武昌衛副千戶征西蜀克瞿唐關入重慶下左右兩江田州等府進神策衛指揮僉事調廣州左衛平陽春清遠英德翁源博羅諸山寨及雷州海南叛蠻平東莞龍川諸縣民人作亂者進指揮同知平電白歸善賊再遷都指揮同知世襲廣州左衛指揮使數剿連州廣西湖廣諸猺賊上言廣東南邊大海姦宄出没東莞筍岡諸縣連連逃蠻戶附居海島遇官軍則詭稱捕魚遇番賊則同爲寇盜飄忽不常難於訊詰不若藉以爲兵庶便約束又請設沿海

依山廣海碣石神雷等一十四衛所築城浚池收集海島隱料無籍等軍仍於山海要害之地立堡屯軍以備不虞皆報可進都指揮使久之卒賜葬安德門外環塋城樹木悉與茂護塋長子榮襲職次子英果毅有父風亦以軍功爲廣東都

樂中

丁玉初名國珍河中人仕小明王爲御史才辨有時譽呂珍破安豐玉來歸隨征彭蠡爲九江知府大兵還建康彭澤山民叛玉聚鄉兵討平之太祖嘉其武畧令兼指揮更名玉同傅友德克衡州改衡州衛指揮同知鎮其地復調守永州玉有文武才撫輯新附威望甚著洪武元年進都指揮使尋兼行省參政鎮守廣西九年召爲右御史大夫十年四川威茂

上首董貼里叛以玉爲平羌將軍討之至威州貼里降承制設威州千戶所十二年平松州玉遣指揮高顯等城之請立軍衛帝謂松州山多田少耕種不能贍軍困有用民守無用地非策玉言松州爲西羌諸蠻要地軍衛不可罷遂設官築戍如玉議會四川妖人彭普貴爲亂焚掠十四州縣指揮普亮等討不克命玉移軍征之殲其衆帝手勅褒美班師拜大都督府左都督轉左御史大夫十三年坐胡惟庸姻誅

王溥安仁人仕陳友諒爲平章守建昌太祖命將攻之不克朱亮祖復擊溥於饒之安仁港不利而還友諒將李明道等寇信州胡大海往援擒明道及溥弟漢二歸於行省李文忠文忠命二人將溥是歲太祖征漢拔江州友諒敗走武昌溥

遂遣使降命仍守建昌明年太祖武龍興率其衆來見數慰
勞從歸建康賜第聚寶門外號其街曰宰相街以寵異之尋
遣溥取撫州及江西未附諸郡縣復從克武昌進中書右丞
洪武元年以溥兼詹事府副詹事從大將軍北伐屢有戰功
賜文幣七表裏尋擢河南行省平章不署事歲祿視李伯昇
潘元明云初溥永仕時奉其母葉避兵貴溪遇亂與母相失
凡十八年溥嘗夢母若告以所在者策之繇曰非巖非穴厥
得朽骨及是從容言於帝請歸省墳墓許之且命禮官具祭
物溥歸率士卒之貴溪桃源山求不得晝夜號泣者三日居
人吳海言夫入爲賊逼投井中死矣溥求得井有鼠自井出
投溥懷中旋復入井遂汲井索之母屍果在哀呼不自勝乃

卷之五十五

史彙

列傳第二十六

光祿大夫 經筵講官明史總裁戶部尚書加七級臣王鴻緒奉

敕編撰

胡子祺

王 鄭 沂 佑

陶厚仲

劉仕猊

王 溥

王宗顯

王 興 宗

王 觀

王 興 福 趙 廷 蘭

蘇 志 讓

方 徵

呂文燧

楊 卓

羅 性

盧 熊

盧 王 士 弘 熊

道 同

歐陽銘

徐 灼

倪孟賢

鄭 敏 等

青文勝

胡子祺名壽昌以字行吉水人宋資政殿學士銓十世孫明師已下吉安旋為漢將所陷已復其城大帥將殺脅從者子餘人子祺走謁帥言殺之失人心始免洪武三年選文學士

漢書地理志云：漢興，高祖入秦，封王子孫，與焉。帝嘗問諸臣：建都地有言宜都關中者，帝以天下甫定，國家財賦悉資東南，都關中，重勞民，乃以應天，開封爲南北，東臨濠，爲中都。至是，子祺上書曰：天下形勝之地，可都者，四河東地，勢高厚，控制西北。堯嘗都之，然其地苦寒。江淮士卒所不堪，汴梁襟帶河淮，宋嘗都之，然其地平曠，無險可憑，不足限禦。戎馬洛陽，周公嘗卜之。周漢嘗遷之，然嵩邙諸山，非有蔽前，終南之阻，泗灑伊洛諸水，非有涇渭灞澶之雄，夫據自三山河之勝，可以聳諸侯之望，綿宗社之祚，舉天下莫關中若也。帝稱善，其後命皇太子巡行陝西，擇文武諸臣扈從，論曰：天下山川，惟秦地號爲險固，汝往以省觀風俗，慰勞秦父老子弟，益微示太子，遷都

及太子還未幾薨事不果尋遷子祺廣西按察司僉事屬
冤獄祠廟不載祀典者悉撤毀宋元祐黨人碑在融州山谷
昇出掇碎之已改知彭州都江諸堰秦守李冰所鑿導江水
灌成都田歷代皆用鐵石修之勞費不貲元季兵興堰廢田
不治子祺議以竹木代工甚省遷延平知府廳事側有祠數
爲妖前守避去子祺命焚祠作室居其上妖遂息踰年卒於
任民罷市哭次子廣自有傳與子祺同爲廣西僉事者有泰
和王佑按察使尋适嘗咨兩人政體子祺曰刑新國用輕典
新附之地宜靜以蒞之佑曰蠻方之人瀆倫傷化不及此時
明禮法示勸懲後難治适從之廣西稱治蜀平徙子祺彭州
而徙佑知重慶州招徠撫輯其得民和坐事免官卒當子祺

之論建都也御史鄭沂亦言京師天下根本四方所瞻仰設官分職當使內尊外卑內重外輕今兩京與在外知府其秩同其稱名同甚失尊卑輕重之宜宜改應天知府爲南京尹則體統尊稱名當矣太祖從其言卽擢沂尹之沂爲御史有聲嘗請郡各設推官一員專理刑名又請多設遞運船以甦民力及牧馬兩淮開曠地多允行

陶垕仲名鑄以字行鄞人洪武十六年以國子生擢監察御史尙氣敢言劾刑部尙書鬻濟至死直聲動天下未幾擢福建按察司使至卽誅賊吏數十人興學勸士撫卹軍民帝下詔褒異布政使薛大方貪暴垕仲劾奏之大方詞相連并逮至京歷訊坐大方罪詔垕仲還官垕仲言臣父昔爲方氏部

例徒鳳陽臣幼弱依兄撫養至於有成今兄亦爲
更臣叨聖恩備位司憲欲推祿養報生育恩使父母
得復聚處實戴聖天子孝治天下至意帝特許迎養去
籍屋仲清介自持祿人悉以贖貧客未幾卒官

卒仕龜字伯貞安福人父開開兄開弟開皆以春秋應舉
爲元官獨開不仕著書終其身仕龜少受文學紅巾亂將屠
其家母張度難全率寡女婦沉茨潭死賊械仕龜久其釋避
地邑南社洲洪武初忌者以役陷之爲安福丞張禧所辱仕
龜憤益自力福所居室日悠然晨夕讀書其中從遊者日衆
洪武十五年應賢良舉童以求賢圖治之道對稱旨授廣東
按察司僉事分司瓊州州在海外民夷錯居俗獷悍不可繩

心哉事白得歸卒

不顯和州人僑居嚴州胡大海克嚴禮迺之及攻婺不克
蘭谿以守嚴宗顯募中太祖以婺久不下親視師蘭谿大
海以宗顯見太祖曰我鄉里也因命至婺視敵宗顯潛得城
中虛實及諸將短長還白太祖太祖甚喜曰我得婺以爾爲
知府攻不卽下而樞密同僉齊安慶與守將帖木烈思貳夜
遣都事繼城請開東門納兵與宗顯所刺事合城已下改
婺州爲寧越府以宗顯知府事宗顯故儒者博涉經史開郡
學講集儀宋濂爲九經師戴良爲學正吳沉徐原等爲訓導
自兵興學校久廢至是始聞絃誦聲未幾卒官太祖之下婺
也又以王典宗爲金華知縣典宗故隸人也李善長李文忠

昔以爲不可太祖曰興宗從我久勤廉能斷儒生法吏莫先也
也活二年暴以治行聞遷判南昌改知嵩州僉院方集民爲
單興宗奏曰有元末世聚則兵散則民今軍民兩分若皆爲
甲何所徵賦帝曰善處懷慶知府上計至京帝方以事詰諸
私守至興宗獨曰是公勤不貪不須問蘇州缺知府帝謂胡
准庸曰爲我擇一賢守未幾問得人否曰未也帝曰吾已得
王興宗可在蘇三歲盛有政聲擢河南布政使陸辭帝曰
不見爾老矣我鬢亦白宴而遣之益勤其職後坐累得白
於官

觀字尚賓祥符人性耿介儀度英偉善談論由鄉薦入太
州府公廉有威發奸摘伏民憚若神黜吏錢英屢

陷官長觀捶殺之事聞太祖遣行人齎杖笞之勞以御酒歲
大饑民多遺賦部使者督甚急觀延諸富人飲食之使量出
貲代貧民償辭指誠懇皆應曰諾進賦以完朝廷嘉其能以
觀榜勵天下守蘇者前存李章魏觀後有姚善况鍾皆賢稱
姑蘇五太守也龍興官而杭守李興福漢陽守蘇恭讓亦皆
以治郡名興福隨人初守徽州有善政遷杭州杭初附人心
未安興福善撫輯寬簡不苛民皆德之秩滿當遷郡人遮道
攀留興福諭遣之曰非衆能惠父老父老善守法耳太祖嘉
之擢吏部尙書坐事免遷西安知府卒嘗恭讓玉田人舉聰
明直亂傾漢陽知府爲濟簡而明廢簡不苛郡有重役輒詣
上官反覆陳說多得以減省而知漢陽縣事者居簡極人亦能

愛民任事朝廷嘗遣他徵陳氏散卒他歸多以民才應庭蘭
獨畫縣無有漢陽人會郡守則稱橋讓言縣令則稱庭蘭云
方徵字可久莆田人洪武五年舉鄉試選入武英殿授刑科
給事中兼齊王府錄事嘗侍遊後苑與聯詩句一日晚朝帝
間徵知有母在次日賜白金馳驛歸省還改監察御史出為
懷慶知府徵志節甚偉遇事敢直言居郡時因星變求言疏
言風憲官以激揚揚清為職今不聞旌廉按能專務羅織人
罪多徵賊罰此大患也朝廷賞罰明信乃能勸懲去年各行
省以用空印罪其官吏而河南參政安然山東參政朱清俱
有空印反遷布政使何以示勸懲帝以羅織及多徵賊罰者
何人令其實以聞徵指河南兗事彭京以對貶沁阻驛丞于

二年以事逮至京卒

呂文燧字用明永康人元末處州盜起掠永康文燧散家財募壯士得三千人與盜連戰破走之三授以官皆不受太祖定婺置永康翼以文燧爲左副元帥兼知縣事尋召爲營田司經歷擢知處州府浙西平徙知嘉興松江民作亂襲嘉興文燧柵內署率壯士拒守而請援於李文忠穆其擒之諸將因欲屠城文燧爭曰據城者賊也民何罪釋不問滿三載入朝奉詔持節諭閩粵國次興化疾卒明年嘉興佐戴以下坐鹽法死者數十人有司以文燧嘗署名公牘例籍其家帝曰文燧誠信必不爲奸利且謀國無私事可念也勿籍

楊卓字自立泰和人洪武初爲都水監更部主事論築堤

東行曾員外郎用家婦獨行山中遇賊被伐木卒欲亂之賊不從且罵遂殺婦婦家得屍訴參政拷同役者二十人皆引服吏抱具獄請署卓曰殺一婦安用二十卒乎列二十人庭下熟視久之指兩卒曰殺人者汝也兩卒大驚服罪參政曰員外何以知之卓曰卒二十必善惡異也二十人遇一婦亂且不能況殺之乎參政曰善遂生十八人坐事請鳳陽屯種召爲禮部主事改杭州通判卓未至杭時有兄弟爭田累歲不決卓至垂涕不欲訊兄弟感悟兄竟讓與弟田卓精吏事吏不能欺而爲治尙寬恕民悅服焉病免卒卓同邑羅性字子理博學有行誼洪武初舉於鄉授德安同知大盜糟李萬戶者捕久不獲株連繫獄者數百人性至郡有捐糟李死者性

辯其非是答逐之悉出所繫與期十日得糟李卽盡貸若曹
衆叩頭願盡力七日果得糟李嘗治蔬圃得窖糞萬餘斤會
方賦鐵造軍器民爭求售性曰此天所以濟民也吾何預焉
悉以充賦秩滿赴京坐擅用棗木染軍衣請戍西安四方老
師宿儒在西安者數十人吳人鄒奕曰合吾輩所讀書庶幾
羅先生之半年七十卒

盧熊字公武其先武寧人後徙崑山父觀篤學有至行熊與
弟熙咸通貫經史工文章熊尤精篆籀元季爲吳縣學教諭
洪武初以故官迫赴京授工部照磨尋以善書擢中書舍人
遷兗州知州時兵革之餘閭閻凋敝會營魯王府又濬兗州
河大役並興熊竭心調度事集而民不擾後以簿錄刑人家

屬坐累死熊嘗上言言州印篆文譌謬忤旨至是竟得罪熙
字公暨亦善筆札以薦授睢州同知中原甫定歲復游饑熙
與民休息惟恐傷之明年行知府事適御史銜命搜舊軍籍
民充之睢民當入伍者千人檄熙追送熙令民自實得管隸
尺籍者數人畀之御史怒械繫曹吏必盡得不則以格詔論
同官皆懼議發民應之熙曰吾牧民吏也民散吾誰與處乃
自詣御史曰州軍籍盡此矣迫之民且散獨有同知在耳請
以充役御史怒斥去堅立不動竟不能奪乃罷去熙卒於官
貧不能喪官爲具殮喪歸吏民挽哭者塞道大雨無一人却
者明初征伐四出往往徵發舊卒入伍有王士弘者知寧海
縣靖海侯吳禎奉命收方氏故卒無賴子誣引平民台溫明

爲之騷然士弘條上封事辭極懇切詔罷之三府以安

道同河間人其先蒙古族也洪武初薦授太常寺贊禮郎出
爲番禺知縣番禺故號煩劇而軍衛尤橫數鞭辱縣中佐吏
前令率不能堪同剛毅少蘊藉軍衛非理一切抗弗從民賴
以少安未幾永嘉侯朱亮祖至數減同同不爲動土豪數十
輩好抑買市中珍貨稍不快意卽巧詆以罪同械其魁通衢
請豪家爭賄亮祖亮祖置酒召同從容言之同厲聲曰公大
臣奈何受小人役使亮祖孫熊眉也他日亮祖出遇械者遽
被械脫之富民羅氏納女亮祖其兄弟因怙勢爲奸同復按
治之亮祖亦奪去借他事箝同積不平乃條其事奏之奏
未至亮祖亦先劾同訕教無益帝不知其由遂使使誅同

會同奏亦至帝始悟以爲同職甚卑而敢斥大臣不法事其人骨鯁可用復使使宥之兩使者同日抵番禺後使甫到則同已死矣同器宇魁岸奉母備甘旨與妻子同粗糲其峭直天性然也縣民悼惜之或刻木爲主祀於家卜之輒驗遂謚傳同死爲神云當同未死時布政使徐本雅重同同方答一醫未竟而本急欲得醫遣卒語同釋之同岸然曰徐公乃亦效永嘉侯耶答竟始遣上官益嚴憚之然同竟用此取禍亮祖旣陷殺同帝召之還以同故罷其職鞭之至死語在亮祖傳

歐陽銘字日新泰和人以賢才薦除江都縣丞兵燹之餘民死徙者十七八銘招徠拊循漸次復業民有繼母告其子不

孝者呼至案前委曲開譬母子泣謝去卒
後隙地得白金百兩會部符徵漆卽市漆以輸運知
副將軍常遇春過臨淄卒人民家取酒相毆擊一市盡譴銘
笞而遣之卒誦令罵將軍將軍召銘詰銘曰李王師民亦王
民也民毆且死卒不當笞邪銘雖愚何至言將軍將軍大賢
奈何私一卒撓國法常將軍意解爲責軍士以謝已而大將
軍徐達至軍士相戒曰是嘗抗常公健吏也毋犯銘爲治廉
靜平恕暇輒進諸生講文藝或單騎行田間視民耕穫勤惰
勸勵之邑大治秩滿入覲帝時有徐均爲陽春王簿亦以強
直知名陽春故春州地多瘴癘使攝行部多瘴者于豪得盤
踞爲奸邑長于輒餌以厚賂從而把持之均去責由應往視

莫大老莫大老者洞主也均曰此非玉民邪不奪且誅出雙
劍示之夫老恐乘板輿入謁均廉得其不法事繫之獄詰朝
昇兩大瓜安石榴數枚入饋皆黃金美珠也均不覲械送府
府官受賕縱歸復致前饋均怒欲捕治之而府檄下調均
攝陽江陽江大治無何以憂去官

倪孟賢南昌人知麗水縣民有賣卜者于富室不應詣闕告
大姓陳公堅等五十七人謀亂命錦衣衛千戶周原往捕之
孟賢廉得實謂僚屬曰朝廷命孟賢令是邑使善良者橫被
惡逆名豈命官意邪卽具疏聞復令耆老四十人詣闕訴帝
命法司鞠實論告密者如律賜耆老酒食及道里費遣還初
帝以御史郎敏知饒州樂平奸民詣闕訴大姓五十餘家謀

率兵捕之敏力奏辯詔誅妄告奸民而被誣者豈

事有冤抑有司得疏聞於朝而帝復垂意元元卽一命之
吏有善政及民亦下詔褒諭嘗遣行人齎敕併鈔三十錠內
酒一尊賜平陽知縣張健又建湯知縣郭伯泰丞陸鑑爲政
不避權勢遣使勞以酒醴擢伯泰泉州同知鑑福州通判丹
徒知縣胡孟通丞郭伯高金壇丞李思進坐事當逐邑民詣
闕言在官多善政乞留帝並賜內尊降敕褒勞凡坐事下獄
民列政績以請者如永州知府余彥誠齊東知縣鄭敏等十
八皆復其官宜春知縣沈昌等四人旋擢知府其自下僚不
次擢用者寧遠典史王尙賢爲廣西參政祥符丞鄒俊爲大
理卿靜寧州判元善爲僉都御史芝陽知縣李行素爲刑部

侍郎至如懷寧縣丞陳希文與主簿王復春先以善政超擢已而知其沽名肆貪旋置極刑所以風厲激勸者甚至以改其時吏治多可紀述云

青文勝字質夫夔州人仕為龍陽典史龍陽瀕洞庭歲惟水患連賦數十萬敲扑死者相踵文勝慨然詣闕上疏為民請命再上皆不報歎曰何而自歸見父老復具疏擊登聞鼓以進遂自經於鼓下太祖憐其為民殺身詔寬龍陽租二萬四千餘石定為額邑人建祠祀之妻子貧不能歸養以公田百畝萬曆十四年詔有司春秋致祭名其祠曰惠烈

史彙

列傳第二十六終